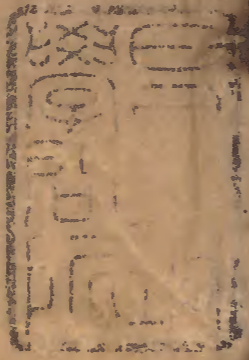


南史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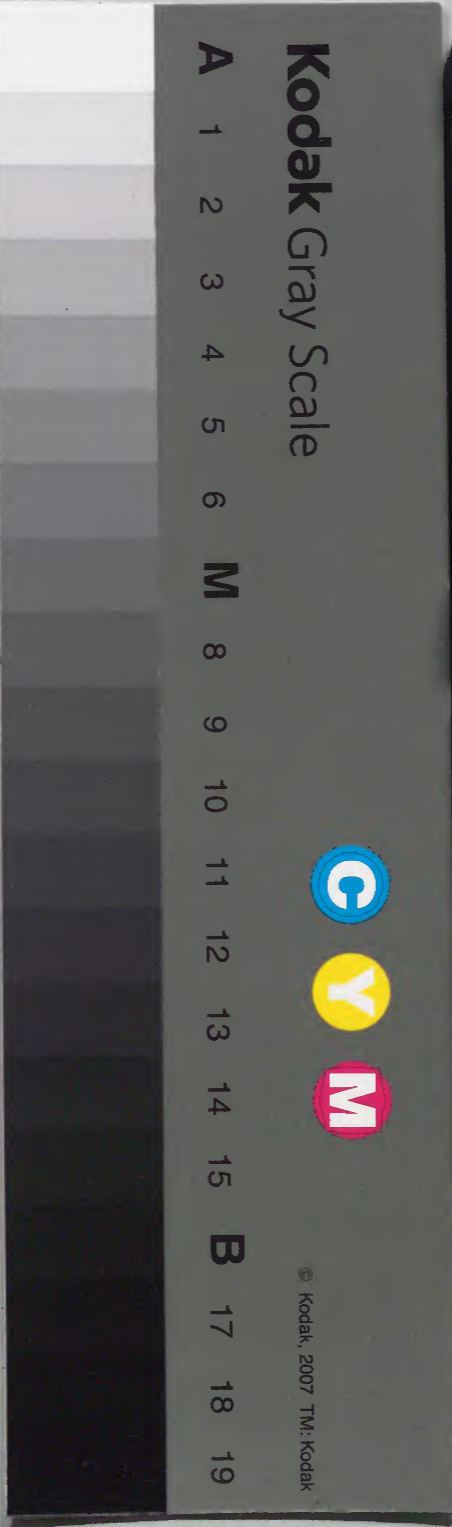


漢書門			
八	一	八	八
三	六	二	二
冊	架	函	號類

內閣文庫			
三	八	八	漢
六	二	二	書
函	冊	號	類
七	八	二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828
冊數	8	(4)
函號	286	52

十二之四



南史刪卷之十二

茅國縉刪次

孔靖

孫琇之

琇之曾孫奐

孔靖字季恭會稽山陰人也以字稱宋武帝東征孫恩虜至會稽過季恭宅季恭正晝臥有神人衣服非常謂日起天子在門既而失之遽而適見帝延入結交執手曰卿後當大貴願以身為託於是曲意禮接贍給甚厚帝後討孫恩時桓玄篡形已著帝欲於山陰建義季恭以山陰路遠且玄未居極位不如待其篡後於京口圖之帝亦以為然及帝定桓玄以季恭

爲會稽內史釐整浮華翦罰遊惰境內肅清累遷尚書左僕射固讓不拜宋臺初建以爲尚書令又讓乃拜侍中特進左光祿大夫辭事東歸帝餞之戲馬臺百僚咸賦詩以述其美及受命加開府儀同三司讓累年不受薨以爲贈子靈運位著作郎靈運子琇之有吏能仕齊爲臨海太守在任清約罷郡還獻乾姜二千斤齊武帝嫌其少及知琇之清乃歎息明帝輔政防備諸蕃致密旨於上佐使便宜從事隆昌元年遷琇之晉熙王冠軍長史江夏內史欲令殺晉熙琇之辭不許欲自引決友人陸閑諫之琇之不從遂不

食而死于臻至太子舍人臻子幼孫幼孫子與與字休文好學善屬文陳武帝受禪除晉陵太守單車臨郡所得秩俸隨贍孤寡郡中號曰神君曲阿富人殷綺見與居處儉素乃餉以衣氈一具與曰太守身居美祿何爲不能辦此但百姓未周不容獨享溫飽勞卿厚意幸勿爲煩陳文帝卽位徵爲御史中丞與性剛直多所糾劾朝廷甚敬憚之宣帝大建六年爲吏部尚書性耿介絕諸請托雖儲副之尊公侯之重溺情相及終不爲屈始興王叔陵之在湘州累諷有司固求台鉉與曰袞章本以德舉未必皇枝因抗言

南史冊 卷之十二
於宣帝帝曰始興那忽望公且朕兒爲公須在鄱陽
王後奐曰臣之所見亦如聖旨後主時在東宮欲以
江總爲太子詹事令管記陸瑜言之奐曰江有潘
陸之華而無園綺之實輔弼儲貳竊謂非才後主深
以爲恨乃自言於宣帝宣帝將許之奐乃奏曰江總
文華之人今皇太子文華不少無藉於總如臣愚見
願選敦重之才以居輔導帝曰誰可奐曰都官尚書
王廓代有懿德識性敦敏可以居之後主時亦在側
乃曰廓王泰之子不可居詹事奐又曰宋朝范曄卽
范泰之子亦爲詹事後主固爭之帝以總爲詹事由
是忤旨初後主欲官其私寵微諷於奐奐不從及左
僕射陸繕遷職宣帝欲用奐代繕已草詔訖後主抑
遂不行至德元年卒時年七十餘

孔琳之

孫覲

孔琳之字彥琳會稽山陰人也強正有志力少好文
義解音律能彈碁妙善草隸桓玄輔政爲太尉以爲
西閣祭酒玄時議欲廢錢用穀帛琳之議曰洪範八
政以貨次食豈不以交易之所資爲用之至要者乎
故聖王制無用之貨以通有用之財旣無毀敗之費
又省難運之苦此錢所以嗣功龜貝歷代不廢者也

南史冊 卷之十一
穀帛爲寶本充衣食今分以爲貨則致損甚多又勞
煩於商販之手耗棄於割截之用此之爲弊著於自
曩故鍾繇曰巧僞之人競濕穀以要利制薄絹以充
資魏世制以嚴刑弗能禁也是以司馬芝以爲用錢
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今旣用而廢之則百姓頓亡
其財是有錢無糧之人皆坐而饑困此斷之之弊也
魏明帝時錢廢穀用四十年矣以不便於人乃舉朝
大議莫不以宜復用錢彼尚舍穀帛而用錢足以明
穀帛之弊著於已試也玄又議復肉刑琳之以爲唐
虞象刑夏禹立辟蓋淳薄旣異致化不同書曰世輕

世重言隨時也夫三代風淳而事簡故罕蹈刑辟季
末俗巧而務殷故動陷憲網若三千行於叔世必有
踊貴之尤此五帝不相循法肉刑不可悉復者也玄
好人附悅而琳之不能順旨是以不見知宋臺初建
除宋國侍中永初二年爲御史中丞明憲直法無所
屈撓奏劾尚書令徐羨之虧違憲典時羨之領揚州
刺史琳之弟璩之爲中從事羨之使璩之解釋琳之
使停寢其事琳之不許我曰觸忤宰相政當罪止一身
汝必不應從坐何須勤勤邪自是百僚震肅莫敢
犯禁武帝甚嘉之行經蘭臺親加臨幸遷祠部尚書

不事產業家尤貧素景平元年卒子邈有父風官至揚州中從事邈子覲 覲字思遠少骨鯁有風力以是非爲己任口吃好讀書早知名大明六年除安陸王子綏後軍長史江夏內史性使酒仗氣每醉輒彌日不醒僚類間多所陵忽尤不能曲意權幸莫不畏而疾之居常貧罄無有豐約未嘗關懷爲府長史雖醉日居多而明曉政事醒時判決未嘗有壅衆咸曰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世人二十九日醒也孝武每欲引見先遣人覘其醉醒性真素不尚矯飾遇得寶玩服用不疑而他物麤敗終不改易覲弟道存從

弟徽頗營產業二弟請假東還覲出渚迎之輜重十餘船皆是綿絹紙席之屬覲見之僞喜謂曰我比乏得此甚要因命置岸側旣而正色謂曰汝輩忝預士流何至還東作賈客邪命燒盡乃去先是庾徽之爲御史中丞性豪麗服玩甚華覲代之衣冠器用莫不麤率蘭臺令史並三吳富人咸有輕之之意覲蓬首緩帶風貌清嚴皆重跡屏氣莫敢欺犯覲後爲司徒左長史道存代覲爲後軍長史江夏內史時東土大旱都邑米貴一斗將百錢道存慮覲甚乏遣吏載五百斛米餉之覲呼吏謂之曰我在彼三載去官之日

不辦有路糧郎至彼未幾那能得此米邪可載米還
彼吏曰自古以來無有載米上水者都下米貴乞於
此貨之不聽吏乃載米而去後爲尋陽王右軍長史
行會稽郡事明帝卽位時上流反叛上遣都水使者
孔璋入東慰勞璋至說覲以廢帝侈費倉儲耗盡都
下罄匱資用已竭今南北並起遠近離叛若擁五郡
之銳招動三吳事無不尅覲然其言遂發兵馳檄兵
敗伏誅

殷景仁

殷景仁陳郡長平人也少有大成之量歷位中書侍

郎景仁不爲文而敏有思致不談義而深達理至於
國典朝儀舊章記注莫不撰錄識者知其有當世之
志也嘗建議請百官舉才以所薦能否黜陟武帝甚
知之文帝卽位委遇彌厚與王華王曇首劉湛四人
並爲侍中以風力局幹冠冕一時同升之美近代莫
及劉湛與景仁素善皆被遇於武帝俱以宰相許之
湛常居外任會王弘王華王曇首相係亡景仁引湛
還朝共參朝政湛旣入以景仁位遇本不踰已一旦
居前意甚憤憤知文帝信仗景仁不可移奪乃深結
司徒彭城王義康欲倚宰相之重以傾之元嘉十二

南史冊 卷之十一 六
年景仁遷中書令護軍將軍僕射如故尋復加領吏部湛愈怒義康納湛言毀景仁於文帝帝遇之益隆景仁密陳相王權重非社稷計上以爲然景仁對親舊歎曰引之令人便噬人乃稱疾請解不見許使停家養病景仁卧疾者五年雖不見上而密函去來日中以十數朝政大小必以問焉影迹周密莫有窺其際者及將收湛之日景仁便拂拭衣冠寢疾既久左右皆不悟其意其夜上出華林園延賢堂召之景仁猶稱脚疾輿以就坐誅討處分一皆委之代義康爲揚州刺史僕射吏部如故遣使有授印綬主簿代拜畢便覺疾甚情理乖錯性本寬厚而忽更苛暴月餘卒

褚彥回

子賁

從父弟灼

炫

褚彥回河南陽翟人幼有清譽宋元嘉末魏軍逼瓜步百姓咸負擔而立時父湛之爲丹楊尹使其子弟並著芒屨於齋前習行或譏之湛之曰安不亡危也彥回時年十餘甚有慙色又有門生盜其衣彥回遇見謂曰可密藏之勿令人見此門生慙而去不敢復還後貴乃歸罪待之如初尚宋文帝女南郡獻公主拜附馬都尉湛之卒彥回悉推財與弟澄唯取書數

千卷襲爵都鄉侯景和中山陰公主淫恣窺見彥回
悅之以白帝帝召彥回西上閣宿十日公主夜就之
備見逼迫彥回整身而立從夕至曉不爲移志公主
謂曰君鬚髯如戟何無丈夫意彥回曰回雖不敏何
敢首爲亂階宋明帝卽位累遷吏部尚書有人求官
密袖一餅金因求請間出金示之曰人無知者彥回
曰卿自應得官無假此物若必見與不得不相啟此
人大懼收金而去彥回敘其事而不言其名時人莫
之知也帝之在蕃與彥回以風素相善至是深相委
仗彥回美儀貌善容止俯仰進退咸有風則每朝會

百僚遠國使莫不延首目送之明帝嘗嘆曰褚彥回
能遲行緩步便得宰相矣時人以方何平叔嘗聚袁
粲舍初秋涼夕風月甚美彥回援琴奏別鵠之曲宮
商旣調風神諧暢王或謝莊並在粲坐撫節而嘆曰
以無累之神合有道之器宮商暫離不可得已彥回
後爲吳郡太守帝寢疾危殆馳使召之欲託後事及
至召入帝坐帳中流涕曰吾近危篤故召卿欲使著
黃羅襪彥回亦悲不自勝黃羅襪乳母服也帝雖小
間猶懷身後慮建安王休仁人才令美物情宗向帝
與彥回謀誅之彥回以爲不可帝怒曰卿癡不足與

議事彥回懼而奉旨明帝崩遺詔以爲中書令護軍將軍與尚書令袁粲受顧命輔幼主同心理事務弘儉約百姓賴之旣而王道隆阮佃夫用事姦賂公行彥回不能禁也遭所生喪毀頓不復可識期年不盥櫛唯泣淚處乃見其本質焉葬畢起爲中軍將軍本官如故彥回初爲丹陽與從弟炤同載道逢齊高帝彥回舉手指高帝車謂炤曰此非常人也及顧命之際引高帝豫焉時淮北屬江南無復鯁魚間關得空者一枚直數千錢人有餉彥回鯁魚三十枚彥回時雖貴而貧薄過甚門生有獻計賣之云可得十萬錢

彥回變色曰我謂此是食物非曰財貨且不知堪賣錢聊爾受之雖復儉乏寧可賣餉取錢也悉與親游噉之少日便盡蒼梧暴虐稍甚齊高帝與彥回及袁粲言世事粲曰主上幼年微過易改伊霍之事非季世所行縱使功成亦終無全地彥回默然歸心高帝及廢蒼梧群公集議袁粲劉彥節旣不受任彥回曰非蕭公無以了此手取事授高帝高帝曰柝與不肯我安得辭事乃定順帝立改號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如故及袁粲懷貳曰褚公眼睛多白所謂白虹貫日亡宋者終此人也他日粲謂彥回曰國家所

倚唯公與劉丹陽及粲耳願各自勉無使竹帛所笑
彥回曰願以鄙心寄公之腹則可矣然竟不能貞固
及高帝輔政王儉議加黃鉞任遐曰此大事應報褚
公帝曰褚脫不與卿將何計遐曰彥回保妻子愛性
命非有竒才異節遐能制之果無違異及沈攸之事
起高帝召彥回謀議彥回曰西夏豐難事必無成公
當先備其內耳高帝密爲其備事平進中書監司空
齊臺建彥回曰高帝引何曾自魏司徒爲晉丞相求
爲齊官高帝謙而不許建元元年進位司徒侍中中
書監如故改封南康郡公時朝廷機事彥回多與議

謀每見從納禮遇甚重上大宴集酒後謂朝臣曰卿
等並宋時公卿亦當不言我應得天子王儉等未及
荅彥回歛板曰陛下不得言臣不早識龍顏上笑曰
吾有愧文叔知公爲朱祐久矣性和雅有器度不妄
舉動宅嘗失火煙爛甚逼左右驚擾彥回神色怡然
索輿徐去然世頗以名節譏之于時百姓語曰可憐
石頭城寧爲袁粲死不作彥回生高帝崩遺詔以爲
錄尚書事項之寢疾彥回少時嘗篤病夢人以下著
一具與之遂差其一至是年四十八矣歲初便寢疾
是年薨家無餘財負責數十萬長子賁字蔚先少

耿介父背袁粲等附高帝賁深執不同終身愧恨之
有棲退之志位侍中彥回薨服闋見武帝賁流涕不
自勝上甚嘉之以爲侍中領步兵校尉常謝病在外
上以此望之遂諷令辭爵讓與弟綦仍居墓下及王
儉薨乃騎水牛出弔以繫門外柱入哭盡哀而退家
人不知也會疾篤其子霽載以歸疾小間知非故處
大怒不肯復飲食內外問悉釘塞之不與人相聞數
日裁餘氣息謝瀹聞其弊往候之排閣不可開以杵
搥破進見賁曰事之不可得者身也身之不可全者
名也名與身俱滅者君也豈不全之哉賁曰吾少無

人間心豈身名之可慕但願啟手歸全必在舊隴兒
輩不才未達余趣移戶徙殯失吾素心更以此爲恨
耳永明七年卒 炤字彥宣彥回從父弟也少有高
節常非彥回身事二代彥回子賁往問訊炤炤問曰
司空今日何在賁曰奉璽紱在齊大司馬門炤正色
曰不知汝家司空將一家物與一家亦復何謂彥回
拜司徒賓客滿座炤歎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猖
至此門戶不幸乃復有今日之拜使彥回作中書郎
而死不當是一名士邪名德不昌遂有期頤之壽彥
回性好戲以輜車給之炤大怒曰著此辱門戶那可

令人見索火燒之馭人奔車乃免炤弟炫 炫字彥
緒少清簡從兄彥回謂人曰從弟廉勝獨立乃十倍
於我爲正員郎從宋明帝射雉帝至日中無所得甚
猜羞召問侍臣曰吾且來如臯遂空行可笑坐者莫
荅炫獨曰今節候雖適而雲霧尚凝故斯暈之禽驕
心未警但得神駕猶豫群情便可載驩帝意解乃於
雉場置酒齊臺建爲侍中出補東陽太守前後三爲
侍中與從兄彥回操行不同故彥回之世不至大官
永明元年爲吏部尚書炫居身清立非弔問不雜交
游論者以爲美及在選部門庭蕭索賓客罕至出行
左右常捧一黃紙帽箱風吹紙剝殆盡罷江夏郡還
得錢十七萬於石頭并分與親族病無以市藥以冠
劍爲質卒無以殯歛

蔡廓 子興宗 曾孫疑

蔡廓字子度濟陽考城人博涉群書言行以禮起家
著作佐郎遭母憂三年不櫛沐殆不勝喪宋臺建爲
侍中武帝以廓剛直補御史中丞多所糾奏百僚震
肅時中書令傅亮任寄隆重學冠當時朝廷儀典皆
取定於亮亮每事諮廓然後行亮意若有不同廓終
不爲屈出爲豫章太守徵爲吏部尚書廓因北地傳

蔡廓

隆問亮選事若悉以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也亮以
語錄尚書徐羨之羨之曰黃門郎以下悉以委蔡吾
徒不復厝懷自此以上故宜共叅同異廓曰我不能
爲徐干木署紙尾遂不拜干木羨之小字也選案黃
紙錄尚書與吏部尚書連名故廓言署紙尾也羨之
亦以廓正直不欲使居權要徙爲祠部尚書文帝入
奉大統尚書令傅亮率百官奉迎廓亦俱行至尋陽
遇疾不堪前亮將進路請別廓謂曰營陽在吳宜厚
加供奉一旦不幸卿諸人有殺主之名欲立於世將
可得邪時亮已與羨之議害少帝乃馳信止之信至

已不及羨之大怒曰與人共計云何裁轉背便賣惡
於人及文帝卽位謝晦將之荊州與廓別屏人問曰
吾其免乎廓曰卿受先帝顧命任以社稷廢昏立明
義無不可但殺人二昆而以之北面挾震主之威據
上流之重以古推今自免爲難也廓奉兄軌如父家
事大小皆諮而後行公祿賞賜一皆入軌有所資須
悉就典者請焉從武帝在彭城妻郗氏書求夏服廓
荅書曰知須夏服計給事自應相供無容別寄時軌
爲給事中元嘉二年廓卒少子興宗 興宗字興宗
幼爲父廓所重與親故書曰小兒四歲神氣似可不

入非類室不與小人遊故以興宗爲之名以興宗爲之字年十歲喪父哀毀有異凡童廓罷豫章郡還起二宅先成東宅以與兄軌軌罷長沙郡還送錢五十萬以禪宅直興宗年十一白母曰一家由來豐儉必共今日宅直不宜受也母悅而從焉軌深有愧色謂其子淡曰我年六十行事不及十歲小兒孝武踐祚累遷侍中每正言得失無所顧憚孝武新年拜陵興宗負璽陪乘及還上欲射雉興宗正色曰今致虔園陵情敬兼重從禽猶有餘日請待他辰上大怒遣令下車竟陵王誕據廣陵爲逆事平孝武輿駕出宣陽門敕左右文武叫稱萬歲興宗時陪輦帝顧曰卿獨不叫興宗從容正色答曰陛下今日政應涕泣行誅豈得軍中皆稱萬歲帝不悅興宗奉旨慰勞廣陵州別駕范羲與興宗素善在城內同誅興宗至躬自收殯致喪還豫章舊墓上聞謂曰卿何敢故爾觸網興宗抗言答曰陛下自殺賊臣自葬周旋旣犯嚴制政當甘於斧鉞耳帝有慙色後爲左戶尚書轉掌吏部時上方盛淫宴虛侮群臣自江夏王義恭以下咸加穢辱唯興宗以方直見憚不被侵媠尚書僕射顏師伯曰蔡尚書常免昵戲去人實遠大明末前廢帝卽

南史冊
卷之二十二
位興宗時親奉爾綬嗣主容色自若了無哀貌興宗
出謂親故曰莫此在感而有嘉容終之以累結大
臣昭子請死國家之禍其在此乎太宰江夏王義恭
錄尚書受遺輔政阿衡幼主而引身避事政歸近習
越騎校尉戴法興中書舍人巢職管九流銓衡所寄
尚之專制朝權威行近遠興宗每至上朝輒與令錄以下陳登賢進士之意又箴規
得失博論朝政義恭素性恒撓阿順法興恒慮失旨
每聞興宗言輒戰懼無計先是大明世奢侈無度多
所造立賦調煩嚴徵役過苦至是發詔悉皆削除由
此紫極殿南北馳道之屬皆被毀壞興宗於都坐慨
然謂顏師伯曰先帝雖非盛德要以道始終三年無
改古典所貴今殯宮始撤山陵未遠而凡諸制度興

造不論是非一皆刊削雖復禪代亦不至爾天下有
識當以此窺人師伯不能用興宗每奏選事法興尚
之等輒點定回換僅有存者興宗於朝堂謂義恭及
師伯曰主上諒闇不親萬機選舉密事多被刪改非
復公筆迹不知是何天子意由是大忤法興等出興
宗爲永昌太守郡屬交州朝廷喧然莫不嗟駭頃之
法興見殺尚之被繫義恭師伯並誅復起興宗爲
南郡太守行荊州事不行時前廢帝凶暴興宗外甥
袁顓爲雍州刺史固勸興宗行曰朝廷形勢人情所
見在內大臣朝夕難保舅今出居陝西爲八州行事

顛在襄沔地勝兵強去江陵咫尺水陸通便若一朝有事可共立桓文之功豈與受制凶狂禍難不測同年而語乎興宗曰吾素門平進與主上甚踈未容有患宮省內外既人不自保比者會應有變若內難得弭外釁未必可量汝欲在外求全我欲居內免禍各行所見不亦善乎時士庶危懼衣冠咸欲遠徙後皆流離外難百不一存重除吏部尚書太尉沈慶之深慮危禍閉門不通賓客嘗遣左右范羨詣興宗屬事興宗謂羨曰公關門絕客以避悠悠之請謁耳身非有求何爲見拒羨復命慶之使要興宗興宗因說之

曰主上比者所行人倫道盡今所忌憚唯在於公公威名素著天下所服今舉朝惶惶人懷危怖指擣之日誰不景從如其不斷旦暮禍及僕昔佐貴府蒙眷異常故敢盡言願思其計慶之曰僕比日前慮不復自保但盡忠報國始終以之正當委天任命耳加老罷私門兵力頓闕雖有其意事亦無從興宗曰當今懷謀思奮者非復要富貴期功賞各欲救死朝夕耳殿內將帥正聽外間消息若一人唱首則俯仰可定况公威風先著統戍累朝諸舊部曲布在宮省誰敢不從僕在尚書中自當唱率百僚案前世故事更簡

賢明以奉社稷又朝廷諸所行造人間皆言公悉豫之今若沈疑不決當有先公起事者公亦不免附惡之禍也且車駕屢幸貴第酣醉彌留又聞斥屏左右獨入閣內此萬世一時機不可失僕荷眷深重故吐去梯之言公宜詳其禍福慶之曰此大事非僕所能行事至政當抱忠以沒耳頃之慶之果以見忌致禍時領軍將軍王玄謨大將有威名邑里訛言玄謨當建大事或言已見誅玄謨典籤包法榮家在東陽與宗故郡人也爲玄謨所信使至興宗間興宗謂曰領軍比日殊當憂懼法榮曰頃者殆不復食夜亦不眠

恒言收已在門不保俄頃興宗因法榮勸玄謨舉事玄謨又使法榮報曰此亦未易可行其當不泄君語頃之明帝定大事玄謨責所親故吏郭季產等曰當艱難時周旋輩無一言相和發者季產曰蔡尚書令包法榮所道非不會機但大事難行耳季產言亦何益玄謨有慚色當明帝起事之夜廢帝橫屍太醫閣口興宗謂尚書左僕射王景文曰此雖凶悖是天下之主宜使喪禮粗足者直如此四海必將乘人時諸方並舉兵反朝廷所保丹陽淮南數郡宮省危懼上集群臣以謀成敗興宗曰宜鎮之以靜以至信待人

比者逆徒親戚布在宮省若繩之以法則土崩立至
宜明罪不相及之義上從之遷尚書右僕射尋領衛
尉明帝謂興宗曰頃日人情言何事當濟不興宗曰
今米甚豐賤而人情更安以此笑之清蕩可必但臣
之所憂更在事後猶羊公言既平之後方當勞聖慮
耳尚書褚彥回以手板築興宗興宗言之不已上曰
如卿言赭圻平函送袁顥首敕從登南掖門樓以觀
之興宗潛然流涕上不悅時殷琰據壽陽爲逆遣輔
國將軍劉劭攻圍之四方既平琰嬰城固守上使中
書爲詔譬琰興宗曰天下既平是琰思順之日陛下

宜賜手詔數行今直使中書爲詔彼必疑非真不從
琰得詔謂劉劭詐造果不敢降久乃歸順先是徐州
刺史薛安都據彭城反後遣使歸款泰始二年冬遣
鎮軍將軍張永率軍迎之興宗曰安都遣使歸順此
誠不虛今不過須單使一人咫尺書耳若以重兵迎
之勢必疑懼或能招引北虜爲患不測時張永已行
不見信安都聞大軍過淮果引魏軍永戰大敗遂失
淮北四州其先見如此初永敗聞至上在乾明殿先
召司徒建安王休仁又召興宗謂休仁曰吾慚蔡僕
射以敗書示興宗曰我愧卿明帝崩興宗與尚書令

袁粲右僕射褚彥回中領軍劉劭鎮軍將軍沈攸之
同被顧命與宗行已恭恪光祿大夫北地傅隆與父
廓善與宗常脩父友之敬又太原孫敬玉嘗通與宗
侍兒被禽反接與宗命與杖敬玉了無忤容與宗竒
其言對命釋縛試以伎能高其筆札因以侍兒賜之
爲立室宇位至尚書右丞其過惡揚善若此敬玉子
廉仕梁以清能位至御史中丞興宗家行尤謹奉歸
宗姑事寡嫂養孤兄子有聞於世泰豫元年卒年五
十八曾孫凝字子居美容止及長博涉經傳有文詞
尤工草隸陳天建元年累遷中書侍郎遷晉陵太守

及將之郡更令左右脩中書廨宇謂賓友曰庶來者
無勞尋授吏部侍郎宣帝嘗謂凝曰我欲用義興主
婿錢肅爲黃門侍郎卿意如何凝正色曰帝鄉舊戚
恩由聖旨則無所復問若格以僉議黃散之職故須
人門兼美帝默然而止後主嗣位爲給事黃門侍郎
後主嘗置酒歡甚將移宴弘範宮衆人咸從唯凝與
袁憲不行後主曰何爲凝曰長樂尊嚴非酒後所過
臣不敢奉詔衆人失色後主曰卿醉矣令引出他日
後主謂吏部尚書蔡徵曰蔡凝負地矜才無所用也
尋遷晉熙王府長史鬱鬱不得志乃著小室賦以見

志陳亡入隋道病卒

何尚之

孫黠 黠弟胤 尚之弟子昌寓 昌寓子敬容

何尚之字彥德廬江瀟人也少頗輕薄好擣蒲及長折節蹈道以操立見稱宋武帝領征西將軍補主簿少帝卽位遷吏部郎告休定省傾朝送別於冶渚及至郡父叔度謂曰聞汝來此傾朝相送可有幾客荅曰殆數百人叔度笑曰此是送吏部郎耳非關何彥德也昔殷浩亦嘗作豫章定省別送者甚衆及廢徙東陽船泊征虜亭積日乃至親舊無復相窺者元嘉十三年爲丹楊尹立宅南郭外立學聚生徒謂之南

學王球常云尚之西河之風不墜二十三年爲尚書左僕射是歲造玄武湖上欲於湖中立方丈蓬萊瀛洲三神山尚之固諫乃止時又造華林園並盛暑役人尚之又諫上不許曰小人常日曝背此不足爲勞時上行幸還多侵夜尚之又表諫上優詔納之先是患貨少鑄四銖錢人間頗盜鑄多翦鑿古錢以取銅上患之錄尚書江夏王義恭議以一大錢當兩以防翦鑿議者多同尚之議曰凡創制改法宜順人情未有違衆矯物而可久也泉布廢興驟議前代赤灰白金俄而罷息六貨憤亂人泣於市良由事不畫一難

用遵行自非急病權時宜守長世之業若今制遂行
富人之貲自倍貧者彌增其困懼非所以欲均之意
中領軍沈演之以爲若以大當兩則國傳難朽之寶
家贏一倍之利不俟加憲巧源自絕上從演之議遂
以一錢當兩行之經時公私非便乃罷二十八年爲
尚書令二十九年致仕於方山著退居賦以明所守
而議者咸謂尚之不能固志文帝與江夏王義恭詔
曰羊孟尚不得告謝尚之任遇有殊未宜申許尚之
還攝職羊卽羊玄保孟卽孟覲尚之旣任事上待之
愈隆於是袁淑乃錄古來隱士有迹無名者爲真隱

傳以嗤焉元凶弑立進位司空時三方興義將佐家
在都者劾悉欲誅之尚之誘說百端並得全免孝武
卽位復爲尚書令大明二年以左光祿開府儀同三
司尚之在家常著鹿皮帽及拜開府天子臨軒百僚
陪位沈慶之於殿庭戲之曰今日何不著鹿皮冠慶
之累辭爵命朝廷敦勸甚苦尚之謂曰主上虛懷側
席詎宜固辭慶之曰沈公不效何公去而復還也尚
之有愧色尚之愛尚文義老而不休與太常顏延之
少相好狎二人企短小尚之常謂延之爲猿延之目
尚之爲猴同游太子西池延之問路人云吾二人誰

似猴路人指尚之爲似延之喜笑路人曰彼似猴耳
君乃真猴有人嘗求爲吏部郎尚之歎曰此敗風俗
也官當圖人人安得圖官延之大笑曰我聞古者官
人所以才今官人以勢彼勢之所求子何疑焉所與延
之論議往反並傳於世尚之立身簡約車服率素妻
亡不娶又無姬妾執衡當朝畏遠權柄親故一無薦
舉旣以此致怨亦以此見稱薨年七十九孫點 點
字子皙年十一居父母憂幾至滅性及長感家禍絕
昏宦點明目秀眉容貌方雅真素通美不以門戶自
矜博通群書善談論家本素族親姻多貴仕點雖不

入城府性率到好狎人物遨遊人間不簪不帶以人
地並高無所與屈大言蹠踞公卿敬下或乘柴車躡
草屨恣心所適致醉而歸故世論以點爲孝隱弟胤
爲小隱士大夫多慕從之兄求亦隱吳郡武丘山求
卒點菜食不飲酒訖于三年腰帶減半宋泰始未徵
爲太子洗馬齊初累徵中書侍郎並不就與陳郡謝
瀹吳國張融會稽孔德璋爲莫逆友點門世信佛從
弟遁以東籬門園居之德璋爲築室焉園有卞忠貞
冢點植花於冢側每飲必舉酒酌之招攜勝侶及名
德桑門清言賦詠優游自得初褚彥回王儉爲宰相

點謂人曰我作齊書已竟贊云回既世族儉亦國華
不賴舅氏遑恤國家王儉聞之欲候點知不可見乃
止豫章王疑命駕造點點從後門遁去司徒竟陵王
子良聞之曰豫章王尚望塵不及吾當望岫息心後
點在法輪寺子良就見之點角巾登席子良欣悅集
已遺點嵇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鎗性通脫好施遠近
致遺一無所逆隨復散焉雅有人倫鑒多所甄拔知
吳興丘遲於幼童稱濟陽江淹於寒素悉如其言哀
樂過人嘗行逢葬者歎曰此哭者之懷豈可思邪於
是悲慟不能禁老又娶魯國孔嗣女嗣亦隱者點雖

昏亦不與妻相見築別室以處之人莫諭其意吳國
張融少時免官而爲詩有高言點荅詩曰昔聞東都
日不在簡書前融病之及點後昏融始爲詩贈點曰
惜哉何居士薄暮遘荒淫點亦病之梁武帝與點有
舊及踐祚手詔論舊賜以鹿皮巾并召之點以巾褐
引入華林園帝贈詩酒恩禮如舊下詔徵爲侍中擢
帝鬚曰乃欲臣老子辭疾不起天監二年卒點弟胤
胤字子季出繼叔父曠故更字胤叔輕薄不羈晚
乃折節好學師事沛國劉瓛受易及禮記毛詩又入
鍾山定林寺聽內典其業皆通而縱情誕節時人未

南史冊 卷之十二
之知也唯嶽與汝南周顒深器異之仕齊爲建安太守政有恩信人不忍欺每伏臘放囚還家依期而反歷黃門侍郎太子中庶子及鬱林嗣位胤爲后族甚見親待爲中書令胤雖貴顯常懷止足建武初已築室郊外恒與學徒游處其內至是遂賣園宅欲入東未及發聞謝朓罷吳興郡不還胤恐後之乃拜表解職不待報輒去明帝大怒使御史中丞袁昂奏收胤尋有詔許之胤以會稽山多靈異往游焉居若邪山雲門寺初胤二兄求點金棲遁求先卒至是胤又隱世號點爲大山胤爲小山亦曰東山兄弟發迹雖異

克終皆隱世謂何氏三高永元中徵爲太常太子詹事並不就梁武帝踐祚詔爲特進光祿大夫遣領軍司馬王杲之以手敕諭意并徵謝朓杲之先至胤所胤恐朓不出先示以可起乃單衣鹿皮巾執經卷下牀跪受詔出就席伏讀及杲之從謝朓所還問胤以出期胤知朓已應召荅杲之曰吾年已五十七月食四斗米不盡何容復有宦情杲之失色不能荅胤反謂曰卿何不遣傳詔還朝拜表留與我同游邪杲之愕然曰古今不聞此例胤曰檀弓兩卷皆言物始自卿而始何必有例杲之還以胤意奏聞有敕給白衣尚

書祿胤固辭中大通三年卒年八十六初胤侈於味
食必方丈後稍欲去其甚者猶食白魚鮓脯糖蟹以
爲非見生物疑食蚘蠅使門人議之學生鍾岷曰鮓
之就脯驟於屈申蟹之將糖躁擾彌甚仁人用意深
懷如怛至於車螯蚘蠅眉目內闕慙渾沌之奇獷殼
外緘非金人之慎不悴不榮曾草木之不若無馨無
臭與瓦礫其何筭故宜長充庖厨永爲口實竟陵王
子良見岷議大怒汝南周顒與胤書勸令食菜曰變
之大者莫過死生生之所重無逾性命性命之於彼
極切滋味之在我可賒若云三世理誣則幸矣良快

如使此道果然而受形未息一往一來生死常事則
傷心之慘行亦自及丈人於血氣之類雖不身踐至
於晨鳧夜鯉不能不取備屠門財貝之經盜手猶爲
廉士所棄生性之一啓鑿刀寧復慈心所忍騶虞雖
饑非自死之草不食聞其風者豈不使人多媿丈人
得此有素聊復片言發起耳故胤末年遂絕血味子
撰亦不仕有高風 何昌寓字儼望尚之弟子也父
佟之位侍中昌寓少而清靖獨立不群所交者必當
世清名是以風流籍甚爲齊高帝驃騎功曹歷位中
書郎王儉衛軍長史儉謂昌寓曰後任朝事者非卿

而誰臨海王昭秀爲荊州以昌寓爲西中郎長史南郡太守行荊州事明帝將踐祚先使裴叔業往密勅昌寓令以便宜行事昌寓拒之曰國家委身以六尺之孤付身以萬里之事臨海王未有失寧得從君單詔行事吾自有啟聞須反更議叔業曰若爾便是拒詔拒詔恐非佳事耳荅曰能見殺者君也能拒詔者僕也君不能見殺有汭流之計耳昌寓素有名德叔業不敢逼而退上聞而嘉之昭秀由此得還都昌寓後爲吏部尚書嘗有一客姓閔求官昌寓謂曰君是誰後荅曰子騫後昌寓團扇掩口而笑謂坐客曰遙

遙華胄昌寓不雜交游通和汎愛歷郡皆以清白稱後卒於侍中子敬容 敬容字國禮梁天監中累遷守吏部尚書銓序明審號爲稱職出爲吳郡太守勤恤人隱辯訟如神政爲天下第一復爲吏部尚書侍中敬容身長八尺白晳美鬚眉性矜莊衣冠鮮麗武帝雖衣浣衣而左右衣必須潔嘗有侍臣衣帶卷摺帝怒曰卿衣帶如繩欲何所縛敬容希旨故益鮮明常以膠清刷髮衣裳不整伏牀熨之或暑月背爲之篋遷左僕射丹楊尹叅掌大選敬容接對賓朋言詞若訥訓荅二宮則音韻調暢大同中朱雀門災武帝

謂群臣曰此門制狹我始欲改構遂遭天火相顧未
荅敬容獨曰此所謂先天而天不違時以爲名對五
年改爲尚書令叅選事如故職隆任重專預機密而
拙於草隸淺於學術通包苴餉餽爲時所嗤鄙嘗有
客姓吉敬容問卿與邴吉遠近荅曰如明公之與蕭
何時蕭琛子巡頗有輕薄才因製卦名離合等詩嘲
之亦不屑也後坐事免職到漑謂朱异曰天時便覺
開霽其見嫉如此中大同元年起爲金紫光祿大夫
未拜又加侍中敬容舊時賓客門生誼譁如昔異其
復用會稽謝郁致書戒之曰草萊之人聞諸道路君
侯已得瞻望朝夕出入禁門醉尉將不敢呵灰然不
無其漸甚休敢賀於前又將弔也昔流言裁至公旦
東奔燕書始來子孟不入夫聖賢被虛過以自斥未
有嬰時釁而求親者也昔君侯納言加首鳴玉在腰
回豐貂以步文昌聳高蟬而趨武帳可謂盛矣不以
此時薦才拔士少報聖主之恩今受責見過方更窺
朝廷缺望萬分竊不爲左右取也昔竇嬰楊惲不能
謝絕賓客卒無後福僕之所弔實在於斯且踵君侯
之門者未必有灌夫任安之義乃戒翟公之大署與
君侯之復用夫在思過之日而挾復用之意未可爲

智者說矣君侯宜杜門念失無有所通築茅茨於鍾
阜聊優游以卒歲所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明主聞
知尚或有與僕東臯鄙人入穴幸無銜竇耻天下之
士不爲執事道之故披肝膽示情素君侯豈能鑒也
太清二年侯景襲建鄴敬容自府移家臺內初景涸
陽退敗未得審實朝廷以爲憂敬容尋見東宮簡文
謂曰淮北始更有信侯景定得身免敬容曰得景遂
死深是朝廷之福簡文失色問其故對曰景翻覆叛
臣終當亂國是年簡文頻於玄圃自講老莊二書敬
容謂人曰昔晉氏喪亂頗由祖尚虛玄胡賊遂覆也
夏今東宮復襲此殆非人事其將爲戎乎俄而侯景
難作三年卒於圍內

南史刪卷之十三

茅國縉刪次

張裕

孫緒 緒子充 瑗子幸 瑗弟稷

裕孫瑗 稷子嶸

張裕字茂度吳郡吳人以字稱除會稽太守素有吏能職事甚理卒於官子演位太子中舍人演四弟鏡永辯岱俱知名時謂之張氏五龍鏡少與光祿大夫顏延之鄰居顏談義飲酒喧呼不絕而鏡靜默無言聲後鏡與客談延之從籬邊聞之取胡牀坐聽辭義清玄延之心服謂客曰彼有人焉由是不復酣叫仕至新安太守演鏡兄弟中名最高初裕曾祖澄當葬

父郭璞爲占墓地曰葬某處年過百歲位至三司而子孫不蕃某處年幾減半位裁卿校而累世貴顯澄乃葬其劣處位光祿年六十四而亡其子孫遂昌云緒字思曼父演宋太子中舍人緒少知名清簡寡欲從伯敷及叔父鏡從叔暢並貴異之鏡比之樂廣敷云是我輩人吏部尚書袁粲言於宋明帝曰臣觀張緒有正始遺風宜爲官職累遷吏部郎叅掌大選元徽初轉祕書丞又遷侍中嘗私謂客曰一生不解作諾有以告袁粲褚彥回者由是出爲吳郡太守緒初不知也建元元年爲中書令緒善談玄深見敬異

僕射王儉嘗云緒過江所未有北士可求之耳不知陳仲弓黃叔度能過之不時帝欲用緒爲右僕射以問王儉儉曰緒少有清望誠美選也南士由來少居此職褚彥回曰儉少年或未憶耳江左用陸玩顧和皆南人也儉曰晉氏衰政不可爲則先是緒諸子皆輕俠中子充少時又不護細行儉又以爲言乃止及立國學以緒爲太常卿緒長於周易言精理奧見宗一時常云何平叔不解易中七事武帝卽位轉吏部尚書祭酒如故緒吐納風流聽者皆忘饑疲見者肅然如在宗廟雖終日與居莫能測焉劉峻之爲益州

南史冊 卷之十三
獻蜀柳數株枝條甚長狀若絲縷時舊宮芳林苑始
成武帝以植於靈和殿前常賞玩咨嗟曰此楊柳風
流可愛似張緒當年時其見賞愛如此緒口不言利
有財輒散之清談端坐或竟日無食門生見緒飢爲
之辦餐然未嘗求也死之日無宅以殯從弟融敬緒
事之如親兄齋酒於緒靈前酌飲慟哭曰阿兄風流
頓盡子充知名 充字延符少好逸遊緒嘗告歸至
吳始入西郭逢充獵右臂鷹左牽狗遇緒船至便放
繼脫鞵拜於水次緒曰一身兩役無乃勞乎充跪曰
充聞三十而立今充二十九矣請至來歲緒曰過而

能改顏氏子有焉及明年便脩改多所該通尤明老
易能清言與從叔稷俱有令譽歷尚書殿中郎時尚
書令王儉當朝用事儉方聚親賓充縠巾葛帔至便
求酒言論放逸一坐盡傾及聞武帝欲以緒爲尚書
僕射儉執不可充以爲愠與儉書曰頃日路長霖霞
韜晦涼暑未平想無虧攝充幸以漁釣之鎌採之暇
時復引軸以自娛逍遙乎前史從橫萬古動默之路
多端紛紜百年升降之塗不一充生平少長偶不以
利用干懷三十六年差得以棲貧自澹至如影纓天
閣旣謝廊廟之華綴組雲臺終愧衣冠之秀寔由氣

岸踈凝情塗狷隔獨師懷抱不見許於俗人孤秀神
崖每迴回於在世長群魚鳥畢景松阿雖復玉沒於
訪珪之辰桂掩於搜芳之日汎濫於漁父之遊偃息
於卜居之會如此而已充何識哉若夫驚巖聳日吐
海逢天竦石崩尋分危落仞桂蘭綺靡叢雜於山幽
松栢陰森相繚於澗側元卿於是乎不歸伯休亦以
茲長往至於飛竿釣渚濯足滄洲獨浪煙霞高卧風
月悠悠琴酒岫遠誰來灼灼文言空擬方寸不覺鬱
然千里路隔江川每至西風何嘗不歎丈人道佐蒼
生功橫海望可謂德盛當時孤松獨秀而茂陵之彥
望冠蓋而長懷涓川之厖停簪裾而竦歎得無惜乎
充岷西百姓代表一人蠶而衣耕而食不能事王侯
覓知已造時人騁游說容與於屠博之間其權甚矣
然舉世皆謂充爲狂充亦何能與諸君道之哉是以
披聞見掃心胷述平生論語默所可通夢交魂推襟
送抱者唯丈人而已闕廷負阻書罷莫因儻遇樵夫
妄塵執事儉以爲脫略弗之重仍以書示緒緒杖之
一百沈約見其書歎曰充始爲之敗終爲之成久之
累遷義興太守爲政清淨吏人便之後爲侍中梁武
帝兵至建鄴東昏逢殺百官集西鍾下召充充不至

天監初歷太常卿吏部尚書居選以平允稱再遷尚書僕射頃之出爲吳郡太守卒於郡 瓌字祖逸裕之孫永之子也初瓌父永拒桂陽王休範於白下敗績阮佃夫等欲加罪齊高帝固申明之瓌由此感恩自結後遭父母喪還吳昇明元年劉彥節有異圖弟遐爲吳郡濬相影響高帝密令瓌取遐諸張世有豪氣遐召瓌委以軍事瓌僞受命率壯士十八人入郡斬之郡內莫敢動事捷高帝以告左軍張沖沖曰瓌以百口一擲出手得盧矣卽授吳郡太守封義城縣侯齊建元元年遷侍中出爲吳郡太守武帝徵拜左

戶尚書後拜太常自謂閑職輒歸家武帝曰卿輩未富貴謂人不與旣富貴那復欲委去瓌曰陛下御臣等若養馬無事就閑廐有事復牽來帝猶怒鬱林之廢朝臣到宮門叅承明帝瓌託脚疾不至瓌見朝廷多難遂恒卧疾建武末屢啟求還吳見許居室豪富伎妾盈房或有譏其衰暮畜伎瓌曰我少好音律老而方解平生嗜欲無復一存唯未能遣此耳有子十二人常云中應有好者子率知名 率字士簡性寬雅年十二能屬文至十六作二千餘首有虞訥者見而詆之率乃一旦焚毀更爲詩示焉託云沈約訥便

句句嗟稱無字不善率曰此吾作也訥慙而退建武
三年舉秀才除太子舍人與同郡陸倕幼相友狎嘗
同載詣左衛將軍沈約遇任昉在焉約謂昉曰此二
子後進才秀皆南金也卿可識之由此與昉友梁天
監中爲待詔賦奏之甚見稱賞手敕荅曰相如工而
不敏枚臯速而不工卿可謂兼二子於金馬矣尋以
爲祕書丞出爲新安太守率嗜酒不事於家務尤忘
懷在新安遣家僮載米三千石還宅及至遂耗太半
率問其故荅曰雀鼠耗率笑而言曰壯哉雀鼠竟不
研問所著文衡十五卷文集四十卷行於世 稷字

公喬瓌弟也幼有孝性所生母劉邁疾時稷年十一
侍養衣不解帶每劇則累夜不寢及終毀瘠過人杖
而後起見年輩幼童輒哽咽泣淚州里謂之淳孝長
兄瑋善彈箏稷以劉氏先執此伎聞瑋爲清調便悲
感頓絕遂終身不聽之性疎率朗悟有才略起家著
作佐郎不拜父永及嫡母丘相繼沒六年廬於墓側
齊永明中爲豫章王疑主簿自幼及長數十年中常
設劉氏神坐出告反面如事生焉永元末爲侍中宿
衛宮城時東昏淫虐北徐州刺史王珍國就稷謀乃
使直閣張齊行弒於含德殿梁朝建爲散騎常侍中

書令及上卽位武帝嘗於樂壽殿內宴稷醉後言多
怨辭形於色帝時亦酣謂曰卿兄殺郡守弟殺其君
袖提帝首衣染天血如卿兄弟有何名稱稷曰臣乃
無名稱至于陛下不得言無勳東昏暴虐義師亦來
伐之豈在臣而已帝捋其鬚曰張公可畏人稷雖居
朝右每慙口實乃名其子伊字懷尹霍字希光以旌
其志旣懼且恨乃求出許之出爲青冀二州刺史不
得志常閉閣讀佛經禁防寬弛州人徐道角等夜襲
州城害之稷長女楚媛適會稽孔氏無子歸宗逢稷
見害女以身蔽刃先父卒稷子嶧 嶧字四山少敦

孝行年三十餘猶班衣受稷杖動至數百收淚歡然
方雅有志操能清言感家禍終身蔬食布衣手不執
刀刃不聽音樂起家祕書郎累遷鎮南湘東王長史
尋陽太守王暉日玄言因爲之筮得節卦謂嶧曰卿
後當東入爲郡恐不得終其天年嶧曰貴得其所耳
爲吳興太守侯景圍建鄴遣弟伊率郡兵赴援城陷
御史中丞沈浚違難東歸嶧往見之謂曰賊臣憑陵
人臣効命之日今欲收集兵刃保據貴鄉雖復萬死
誠亦無恨時邵陵王綸東奔至錢唐聞之板授嶧征
東將軍嶧曰天子蒙塵今日何情復受榮號留板而

已賊行臺劉神茂攻破義興遣使說唵唵斬其使仍遣軍破神茂侯景乃遣其中軍侯子鑒助神茂擊唵唵軍敗乃釋戎服坐於聽事賊臨以刃終不屈執以送景景將舍之唵曰死為幸乃殺之子弟遇害者十餘人景欲存其一子唵曰吾一門已在鬼錄不就爾處求恩於是皆死賊平元帝追贈儀同三司

張邵

子敷

兄子暢

暢子融

徐文伯

嗣伯

張邵字茂宗會稽太守裕之弟也父敞先為廷尉及宋武帝討桓玄邵白敞表獻忠款帝大悅命署寺門日有犯張廷尉家者軍法論事平以敞為吳郡太守

及王謐為揚州召邵補主簿劉毅位居亞相好士愛才當世莫不輻湊唯邵不往親故怪而問之邵曰主公命世人傑何煩多問劉穆之言於帝帝益親之轉太尉參軍盧循至蔡洲武帝至石頭使邵守南城時百姓水際望賊帝不解其意以問邵邵曰節鉞未反奔散之不暇亦何暇觀望今當無復恐耳九年世子始開征虜府以邵參軍領記室十二年武帝北伐邵請見曰人生危脆宜有遠慮若劉穆之邂逅不幸誰可代之尊業如此若有不諱則處分云何帝曰此自委穆之與卿耳及穆之暴卒朝廷懼便發詔以司

馬徐羨之代邵獨以世子無專行之義宜須諮信反
武帝善其臨事不撓得大臣節十四年世子改授荆
州邵諫曰儲貳之重四海所繫不宜外出敢以死請
世子竟不行文帝爲荊州刺史以邵爲司馬衆事悉
決於邵武帝受命分荊州立湘州以邵爲刺史及荆
州刺史謝晦反遺書要邵邵不發函使呈文帝元嘉
五年轉雍州刺史加都督初王華與邵不和及華參
要親舊爲之危心邵曰子陵方弘至公豈以私隙害
正義是任也華實舉之及至襄陽築長圍脩立堤堰
創田數千頃公私充給後爲吳興太守卒長子敷

敷字景胤生而母亡年數歲問知之雖童蒙卽有感
慕之色性整貴風韻甚高好玄言初父邵使與高士
南陽宗少文談繫象徃復數番少文每欲屈握麈尾
歎曰吾道東矣宋武帝聞其美召見竒之曰真千里
駒也以爲世子中軍參軍數見接引累遷黃門侍郎
未拜父在吳興亡十餘日方進水漿葬畢不進鹽菜
遂毀瘠成疾伯父茂度每止譬之輒更感慟絕而復
續茂度曰我與譬汝有益但更甚耳自是不復往未
期而卒孝武卽位詔旌其孝改其所居稱孝張里
暢字少微邵兄禕子也禕少有操行爲晉琅邪王國

郎中令從王至洛還京都宋武帝封藥酒一甕付禕使密加醜毒受命於道自飲而卒暢少與從兄敷演鏡齊名爲後進之秀孝武鎮彭城暢爲安北長史元嘉二十七年魏太武南征太尉江夏王義恭出鎮彭城太武親率大衆去彭城數十里彭城衆力雖多軍食不足義恭欲棄彭城南歸計議彌日不定時歷城衆少食多安北中兵參軍沈慶之議欲以車營爲函箱陳精兵爲外翼奉二王及妃媛直趨歷城太尉長史何勗不同欲席卷奔鬱洲自海道還都二議未決更集群僚謀之暢曰若歷城鬱洲有可至之理下官

敢不高讚今城內乏食百姓咸有走情但以關扃嚴固欲去莫從耳若一旦動脚則各自散走欲至所在何由可得今軍食雖寡朝夕猶未窘罄豈有捨萬安之術而就危亡之道若此計必用下官請以頸血染君馬跡孝武聞暢議謂義恭曰張長史言不可異也義恭乃止魏太武登城南亞父冢於戲馬臺立氍屋遣使至小市門求甘蔗及酒孝武遣人送酒二器甘蔗百挺求駱駝明日太武又自上戲馬臺復遣使至小市門求與孝武相見遣送駱駝暢於城上與魏尚書李孝伯語孝伯問君何姓荅云姓張孝伯曰張長

史暢曰君何得見識孝伯曰君聲名遠聞足使我知因言說久之太武又求酒及甘橘暢宣孝武旨又致螺盃雜粽南土所珍太武復令孝伯傳語曰魏主有詔借博具暢曰博具當爲申致有詔之言政可施於彼國何得稱之於此孝伯曰魏王言太尉鎮軍久闕南信似爲白賊所斷暢曰君著白衣故稱白賊邪孝伯大笑曰今之白賊亦不異黃巾赤眉暢曰黃巾赤眉似不在江南孝伯曰亦不離青徐暢曰今者青徐實爲有賊但非白賊耳太武又遣送氈及九種鹽并胡豉又求黃甘并云魏主致意太尉安北何不遣人來至我間彼此之情雖不可盡要須見我大小知我老少觀我爲人暢荅曰魏主形狀才力久爲來往所具李尙書親自銜命不患彼此不盡故不復遣信孝伯曰君南土膏粱何爲著屨君而著此使將士云何暢曰膏粱之言誠爲多愧但以不武受命統軍戎陣之間不容緩服太武又遣就二王借箜篌琵琶箏笛等噐及棋子孝伯辭辯亦北土之美暢隨宜應荅吐屬如流音韻詳雅風儀華潤孝伯及左右人竝相視歎息孝建二年爲會稽太守卒暢子融字思光弱冠有名解褐爲宋新安王子鸞行叅軍出爲封溪令從

叔永出夜渚送之曰似聞朝旨汝尋當還融曰不患
不還政恐還而復去及行路經嶂險獠賊執融將殺
之融神色不動方作洛生詠賊異之而不害也浮海
至交州於海中遇風終無懼色方詠曰乾魚自可還
其本鄉肉脯復何爲者哉又作海賦文辭詭激獨與
衆異後以示鎮軍將軍顧覲之覲之曰卿此賦實超
玄虛但恨不道鹽耳融卽求筆注曰漉沙構白熬波
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路此四句後所足也稍遷中
書郎非其所好張氏自敷以來竝以理音辭修儀範
爲事至融風止詭越坐常危膝行則曳步翹身仰首
意制甚多見者驚異聚觀成市而融了無慙色高帝
素愛融爲太尉時與融欵接見融常笑曰此人不可
無一不可有二卽位後手詔賜融衣高帝出太極殿
西室融入問訊彌時方登階及就席上曰何乃遲爲
對曰自地升天理不得速時魏主至淮而退帝問何
意忽來忽去未有荅者融時下坐抗聲曰以無道而
來見有道而去公卿咸以爲捷融善草書常自美其
能帝曰卿書殊有骨力但恨無二王法荅曰非恨臣
無二王法亦恨二王無臣法融假還鄉詣王儉別儉
舉袂不前融舉手呼儉曰歎曰王前儉不得已趨就

之融曰使融不爲慕勢而令君爲趨士豈不善乎常
歎云不恨我不見古人所恨古人又不見我融與吏
部尚書何戢善往詣戢誤通尚書劉澄下車入門乃
曰非是至戶望澄又曰非是旣造席視澄曰都自非
是乃去其爲異如此融假東出武帝問融住在何處
荅曰臣陸處無屋舟居無水後上問其從兄緒緒曰
融近東出未有居止權牽小船於岸上住上大笑後
使融接對北使李道固就席道固顧而言曰張融是
宋彭城長史張暢子不融頓感久之曰先君不幸名
達六夷永明八年遷黃門郎太子中庶子融有孝義

忌月二旬不聽樂事嫂甚謹父暢臨終謂諸子曰昔
丞相事難吾以不同將見殺緣司馬竺超人得活爾
等必報其子後超人孫微冬月遭母喪居貧融弔之
悉脫衣以爲賻披牛被而反常以兄事微建武四年
卒遺令建白旛無旒不設祭令人捉麈尾登屋復魂
曰吾生平所善自當凌雲一笑三千買棺無製新衾
左手執孝經老子右手執小品法華經妾二人悲哀
畢各遣還家曰吾生平之風調何至使婦人行哭失
聲不須暫停閨閣文集數十卷行於世自名其集爲
玉海司徒褚彥回問其故融云蓋玉以比德海崇上

善耳融與東海徐文伯兄弟厚文伯字德秀濮陽太守徐熙

曾孫也熙好黃老士過求飲留一瓠與之曰君子

孫宜以道術救世當得二千石熙開之乃扁鵲鏡經

一卷因精心學之遂名振海內生子秋夫彌工其術

仕至射陽令嘗夜有鬼呻聲甚悽愴秋夫問何須答

言姓某家在東陽患腰痛死雖為鬼痛猶難忍請療

之秋夫曰云何厝法鬼請為芻人按孔穴針之秋夫

如言為灸四處又針肩井三處設祭埋之明日見一

人謝恩忽然不見當世伏其通靈秋夫生道度叔嚮

皆能精其業位蘭陵太守宋文帝云天下有五絕而

皆出錢唐謂杜道鞠彈棋范悅詩褚欣遠模書褚胤

圍碁徐道度療疾也道度生文伯叔嚮生嗣伯文伯

亦精其業兼有學行倜儻不屈意於公卿宋明帝宮

人患腰痛牽心每至輒欲氣絕眾醫以為肉癥文伯

曰此髮癥以油投之即吐得物如髮稍引之長三尺

頭已成蛇能動挂門上適盡一髮而已病都差宋後

廢帝出樂游苑門逢一婦人有娠帝亦善診之曰此

腹是女也問文伯曰腹有兩子一男一女男左邊青

黑形小於女帝性急便欲使剖文伯惻然曰若刀斧

恐其變異請針之立落便寫足太陰補手陽明胎便

應針而落兩兒相續出如其言嗣伯字叔紹善清言
位正員郎時直閣將軍房伯玉服五石散十許劑無
益更患冷夏日常複衣嗣伯爲診之曰卿伏熱應須
以水發之非冬月不可至十一月冰雪大盛令二人
夾捉伯玉解衣坐石取冷水從頭澆之盡二十斛伯
玉口噤氣絕家人啼哭請止嗣伯遣人執杖防閣敢
有諫者搥之又盡水百斛伯玉始能動而見背上彭
彭有氣俄而起坐曰熱不可忍乞冷飲嗣伯以水與
之一飲一升病都差自爾恒發熱冬月猶單禪衫體
更肥壯嘗有姬人患滯冷積年不差嗣伯爲診之曰

此尸注也當取死人枕煑服之乃愈於是往古冢中
取枕枕已一邊腐缺服之卽差後秣陵人張景年十
五腹脹面黃衆醫不能療以問嗣伯嗣伯曰此石虵
耳極難療當死人枕煑之依語煑枕以湯投之得大
利并虵虫頭堅如石五升病卽差後沈僧翼患眼痛
後多見鬼物以問嗣伯嗣伯曰邪氣入肝可覓死人
枕煑服之竟可埋枕於故處如其言又愈王晏問之
曰三病不同而皆用死人枕而俱差何也荅曰尸注
者鬼氣伏而未起故令人沈滯得死人枕投之魂氣
飛越不得復附體故尸注可差石虵者久虵也醫療

南史冊 卷之十三 五
既癘虻中轉堅世間藥不能遣所以須鬼物驅之然後可散故令煮死人枕也夫邪氣入肝故使眼痛而見魍魎應須邪物以鈎之故用死人枕也氣因枕去故令埋於冢間也時又有薛伯宗善徙癰疽公孫泰患背伯宗爲氣封之徙置齋前柳樹上明旦癰消樹邊便起一瘤如拳大稍稍長二十餘日瘤大膿爛出黃赤汁斗餘樹爲之痿損

范泰 子曄

范泰字伯倫順陽人也外弟荊州刺史王忱請爲天門太守或問忱范泰何如謝邈忱曰茂度漫又問何如殷覬忱曰伯道易忱常有意立功謂泰曰今城池既立軍甲亦充將欲掃除中原以申宿昔之志伯道意銳當令擁戈前驅以君持重欲相委留事何如泰曰百年逋寇前賢挫屈者多矣功名雖貴鄙生所不敢謀宋武帝義旗建累遷侍中尚書時僕射陳郡謝混後進知名武帝嘗從容問混泰名輩誰比對曰王元一流人也徙爲太常泰好酒不拘小節通率任心雖公坐笑言不異私室武帝甚賞愛之然短於爲政故不得在政事官武帝受命言事者多以錢貨減少國用不足欲更造五銖泰諫曰臣聞爲國拯弊莫若

務本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未有人貧而國富本不足而未有餘者也故囊漏貯中識者不吝反裘負薪存毛實難王者不言有無諸侯不說多少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故拔葵所以明政織蒲謂之不仁是以貴賤有章職分無爽今之所憂在農人尚寡倉廩未充轉運無已資食者衆家無私積難以禦荒耳夫貨存貿易不在少多昔日之貴今者之賤彼此共之其揆一也但令官人均通則無患不足若使必資貨廣以收國用者則龜貝之屬自古所行尋銅之爲器在用也博矣鍾律所通者遠機衡所揆者大夏鼎負圖實冠衆瑞晉鐸呈象亦啟休徵器有要用則貴賤同資物有適宜則家國共急今毀必資之器而爲無施之錢於貨則功不補勞在用則君人俱困校之以實損多益少伏願思可久之道探欲速之情弘山海之納擇芻牧之說少帝在位多諸愆失泰上封事極諫少帝雖不能納亦不加譴徐羨之傅亮等與泰素不平及廬陵王義真少帝見害泰謂所親曰吾觀古今多矣未有受遺顧託而嗣君見殺賢王嬰戮者也元嘉三年羨之伏誅上以泰先朝舊臣恩禮甚重泰博覽篇籍好爲文章愛獎後生孜孜無倦暮年事佛甚

精五年卒第四子曄最知名 畢字蔚宗好學善爲
文章能隸書曉音律爲祕書丞左遷宣城太守不得
志乃刪衆家後漢書爲一家之作至於屈申榮辱之
際未嘗不致意焉累遷太子詹事畢長不滿七尺肥
黑禿眉髮善彈琵琶能爲新聲上欲聞之屢諷以微
旨畢僞若不曉終不肯爲上嘗宴飲歡適謂畢曰我
欲歌卿可彈曄乃奉旨上歌旣畢曄亦止絃初魯國
孔熙先博學有從橫才志文史星筭無不兼善爲負
外散騎侍郎不爲時知久不得調初熙先父默之爲
廣州刺史以贓貨下廷尉大將軍彭城王義康保持
之故免及義康被黜熙先密懷報効以畢志意不滿
欲引之無因進說畢甥謝綜雅爲畢所知熙先藉嶺
南遺財家甚富足乃傾身事綜始與綜諸弟共博故
爲拙行以物輸之情意稍款綜乃引熙先與畢戲熙
先故爲不敵前後輸畢物甚多畢旣利其財寶又愛
其文藝遂與申莫逆之好熙先始以微言動畢畢不
回畢素有閨庭論議故門胄雖華而國家不與姻以
此激之曰丈人若謂朝廷相待厚者何故不與丈人
婚爲是門戶不得邪人作犬豕相遇而丈人欲爲之
死不亦惑乎畢默然不荅其意乃定熙先素善天文

云文帝必以非道晏駕當由骨肉相殘江州應出天子以爲義康當之二十二年九月征北將軍衡陽王義季出鎮上於虎帳岡祖道暉等期以其日爲亂同謀許耀侍上扣刀以目暉暉不敢視俄而坐散差互不得發十一月同謀丹陽尹徐湛之上表告狀於是收綜等並皆欵服唯暉不首上頻使窮詰乃曰熙先苟誣引臣熙先聞暉不服笑謂殿中將軍沈邵之曰凡諸處分符檄書疏皆暉所造云何方作此抵上示以暉墨迹暉乃引罪明日送暉付廷尉入獄然後知爲湛之所發熙先望風吐欵辭氣不撓上奇其才使

謂曰以卿之才而滯於集書省理應有異志此乃我負卿也熙先於獄中上書陳謝并陳天文占候誠上有骨肉相殘之禍其言深切暉後與謝綜等得隔壁遙問綜曰疑誰所告綜曰不知暉乃稱徐湛之小名曰乃是徐僮也在獄爲詩曰禍福本無兆性命歸有極必至定前期誰能延一息在生已可知來緣儘無識好醜共一丘何足異枉直豈論東陵上寧辯首山側雖無嵇生琴庶同夏侯色寄言生存子此路行復卽上有白團扇甚佳送暉令書出詩賦美句暉受旨援筆而書曰去白日之炤炤襲長夜之悠悠上循覽

西史冊 卷之三
九
悽然畢本謂入獄便死而上窮其獄遂經二旬畢便
有生望獄吏因戲之曰外傳詹事或當長繫畢聞之
驚喜綜熙先笑之曰詹事嘗共論事無不攘袂瞋目
及在西池射堂上躍馬顧眄自以爲一世之雄而今
擾攘紛紜畏死乃爾設令今時賜以性命人臣圖主
何顏可以生存及將詣市畢最在前於獄門顧謂綜
曰次第當以位耶綜曰賊帥當爲先在道語笑初無
慙耻至市問綜曰時欲至未綜曰勢不復久畢旣食
又苦勸綜綜曰此異疾篤何事強飯畢家人悉至市
監刑職司問曰須相見不畢問綜曰家人已來幸得
相見將不暫別綜曰別與不別亦何所在來必當號
泣正足亂人意畢曰號泣何關人向見道邊親故相
瞻望吾意故欲相見於是呼前畢妻先撫其子回罵
畢曰君不爲百歲阿家不感天子恩遇身死固不足
塞罪奈何枉殺子孫畢乾笑云罪至而已畢所生母
對泣曰主上念汝無極汝曾不能感恩又不念我老
今日柰何仍以手擊畢頸及頰畢妻云罪人阿家莫
憶莫念妹及妓妾來別畢乃悲泣流漣綜曰舅殊不
及夏侯色畢收淚而止綜母以子弟自陷逆亂獨不
出視畢語綜曰妹今不來勝人多也畢轉醉子藹亦

醉取地土及果皮以擲畢呼爲別駕數十聲畢問曰
汝瞋我邪藹曰今日何緣復瞋但父子同死不能不
悲耳畢嘗謂死爲滅欲著無鬼論至是與徐湛之書
當相訟地下其謬亂如此收畢家樂器服玩並皆珍
麗妓妾亦盛飾毋住止單陋弟子冬無被叔父單布
衣畢及黨與皆伏誅畢時年四十八初何尚之處銓
衡自謂天下無滯才及熙先就拘帝詰尚之曰使孔
熙先年三十猶作散騎侍郎那不作賊熙先死後又
謂尚之曰孔熙先有美才地胄猶可論而翳迹仕流
豈非時匠失乎尚之曰臣昔謬得待罪選曹誠無以
濯汗揚清然君子之有智能猶鶴鳳之有文采俟時
而振羽翼何患不出雲霞之上若熙先必蘊文采自
棄於汙泥終無論矣上曰昔有良才而不遇知己者
何嘗不遺恨於後哉

徐廣

徐廣字野人東莞姑幕人也家世好學至廣尤精家
貧未嘗以產業爲意妻中山劉謐之女忿之數以相
讓廣終不改如此十數年家道日弊遂與廣離後晉
孝武帝以廣博學除爲祕書郎校書祕閣義熙初領
記室初桓玄篡位安帝出宮廣陪列悲慟哀動左右

及武帝受禪恭帝遜位廣又哀感涕泗交流謝晦見之謂曰徐公將無小過廣收淚荅曰身與君不同君佐命興王逢千載嘉運身世荷晉德眷戀故主因更歛歛性好讀書年過八十猶歲讀五經一遍元嘉二年卒所撰晉紀四十二卷義熙十二年成表上之又荅禮問百餘條行於世

鄭鮮之

鄭鮮之字道子滎陽開封人下帷讀書絕交游之務宋武帝起義兵累遷御史中丞性剛直甚得司直之體外甥劉毅權重當時朝野莫不歸附鮮之盡心武

帝獨不屈意於毅毅甚恨焉毅素好樗蒲於是會戲帝與毅歛局各得其半積錢隱人毅呼帝併之先擲得雉帝甚不悅良久乃荅之四坐傾屬旣擲得盧毅意大惡謂帝曰知公不以大坐席與人鮮之大喜徒跣繞床大叫聲聲相續毅甚不平謂之曰此鄭君何爲者無復甥舅之敬帝少事戎旅不經涉學及爲宰相頗慕風流時或談論人皆依違不敢難鮮之難必切至未嘗寬假與帝言要須帝理屈然後置之帝有時慙恧變色感其輸情時人謂爲格佞十二年武帝北伐以爲右長史及入咸陽帝遍視阿房未央故地

南史冊
卷之三
三六八
悽愴動容問鮮之秦漢所以得喪鮮之具以賈誼過
秦對帝曰及子嬰而亡已爲晚矣然觀始皇爲人智
足見是非所任不得人何也荅曰夫佞言似忠奸言
似信中人以上乃可語上始皇未及中人所以暗於
識士前至渭濱帝復歎曰此地寧復有呂望邪鮮之
曰昔葉公好龍而真龍見燕昭市骨而駿足至明公
以旰食待士豈患海內無人帝稱善久之及帝踐祚
遷太常

裴松之

孫昭明

昭明子子野

裴松之字世期河東聞喜人也博覽墳籍立身簡素
義熙初爲吳興故鄣令在縣有績入爲尚書祠部郎
松之以世立私碑有乖事實上表陳之由是普斷宋
國初建毛德祖使洛陽武帝敕之曰裴松之廊廟之
才不宜久居邊務今召爲太子洗馬與殷景仁同可
令知之元嘉三年轉中書侍郎上使注陳壽三國志
松之鳩集傳記廣增異聞旣成奏之上覽之曰裴世
期可不朽矣出爲永嘉太守勤恤百姓吏人便之子
駟駟子昭明 昭明少傳儒史之業宋泰始中爲太
學博士元徽中出爲長沙郡丞罷任刺史王蘊之謂
曰卿清貧必無還資湘中人士有須一禮之命者我

南史冊
卷之十三
不愛也昭明日下官忝爲郡佐不能光益上府豈以
鴻都之事仰累清風歷祠部通直郎齊永明二年使
魏武帝謂曰以卿有將命之才使還當以一郡相賞
還爲始安內史及還甚貧罄武帝曰裴昭明當罷郡
還遂無宅我不讀書不知古人中誰可比之遷射聲
校尉昭明常謂人曰人生何事須聚畜一身之外亦
復何須子孫若不才我聚彼散若能自立則不如一
經故終身不事產業子子野 子野字幾原少好學
善屬文仕齊爲江夏王行參軍遭父憂去職居喪每
之墓所草爲之枯有白兔白鳩馴擾其側梁天監初
尚書僕射范雲嘉其至行將表奏之會雲卒不果久
之兼廷尉正時三官通署獄子野嘗不在同僚輒署
其名奏有不允子野從坐免職或勸言請有司可無
咎子野笑曰雖慚柳季之道豈因訟以受服自此免
黜久之終無恨意爲諸暨令在縣不行鞭罰人有爭
者示之以理百姓稱悅合境無訟初子野曾祖松之
宋元嘉中受詔續修何承天宋史未成而卒子野常
欲繼成先業及齊永明末沈約所撰宋書稱松之已
後無聞焉子野更撰爲宋略二十卷其敘事評論多
善而云戮淮南太守沈璞以其不從義師故也約懼

徒跣謝之請兩釋焉歎其述作曰吾弗逮也蘭陵蕭琛言其評論可與過秦王命分路揚鑲於是吏部尚書徐勉言之於武帝以爲著作郎掌修國史及起居注頃之兼掌中書詔誥時西北遠邊有白題及滑國遣使由岷山道入貢此二國歷代弗賓莫知所出子野曰漢潁陰侯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注云白題胡名也又漢定遠侯擊虜入滑此其後乎時人服其博識普通七年大舉北侵敕子野爲移魏文受詔立成武帝以其事體大召尚書僕射徐勉中書侍郎朱异等集壽光殿以觀之時並歎服武帝目之曰其形雖弱其文甚壯自是諸符檄皆令具草子野爲文典而速不尚靡麗制多法古與今文體異當時或有詆訶者及其末翕然重之或問其爲文速者子野荅云人皆成於手我獨成於心遷中書侍郎子野在禁省十餘年默靜自守未嘗有所請謁外家及中表貧乏所得奉悉給之無宅借官地二畝起茅屋數間妻子恒苦饑寒唯以教誨爲本子姪祗畏若奉嚴君劉顯常以師道推高之末年深信釋教終身飯麥食蔬中大通二年卒

何承天

曾孫源

何承天東海郟人也宋臺建爲尚書祠部郎謝晦鎮江陵請爲長史元嘉三年晦將見討問計於承天曰大小旣殊逆順又異境外求全上計也以腹心領兵戍義陽將軍率衆於夏口一戰若敗卽趨義陽以出北境此其次也晦良久曰荆楚用武之國且當決戰走不晚也及晦下承天留府不從到彥之至馬頭承天自詣歸罪見宥十六年除著作佐郎撰國史承天年已老而諸佐郎並名家年少潁川荀伯子嘲之常呼爲妳母承天曰卿當云鳳凰將九子妳母何言邪遷御史中丞承天素好奕棊頗用廢事又善彈箏文

帝賜以局子及銀裝箏承天奉表陳謝上荅曰局子之賜何必非張武之金邪承天博見古今爲一時所重張永嘗開玄武湖遇古冢得一銅斗有柄文帝以訪朝士承天曰此亡新威斗王莽三公亡皆賜之一在冢外一在冢內時三台居江左者唯甄邯爲大司徒必邯之墓俄而永又啟冢內更得一斗復有一石銘大司徒甄邯之墓時帝每有疑議必先訪之信命相望於道承天性褊促嘗對主者厲聲曰天何言哉文帝知之應遣先戒曰善候伺顏色如其不悅無須多陳二十四年卒於家曾孫遜 遜字仲言八歲能

賦詩弱冠州舉秀才南鄉范雲見其對策大相稱賞
因結忘年交謂所親曰頃觀文人質則過儒麗則傷
俗其能含清濁中今古見之何生矣其為名流所稱
如此梁天監中兼尚書水部郎與吳均俱進倖後稍
失意帝曰吳均不均何遜不遜未若吾有朱异信則
異矣自是踈隔希復得見卒於廬陵王記室初遜文
章與劉孝綽並見重時謂之何劉梁元帝著論論之
云詩多而能者沈約少而能者謝朓何遜遜從叔們
字彥夷亦以才著聞宦游不達作拍張賦以喻意末
云東方曼倩發憤於侏儒遂與火頭食子稟賜不殊

位至臺郎

南史刪卷之十三終

何承天

南史冊
卷之四
卿又爲始安可謂二始黃門郎殷景仁亦謂之曰所謂人惡俊異世疵文雅延之之郡道經汨潭爲湘州刺史張邵祭屈原文以致其意元嘉三年羨之等誅徵爲中書侍郎賞遇甚厚延之既以才學見遇當時多相推服唯袁淑年倍小延之不相推重延之忿於衆中折之曰昔陳元方與孔元駿齊年文學元駿拜元方於牀下今君何得不見拜淑無以對延之踈誕不能取容當世見劉湛殷景仁專當要任意有不平常言天下事豈一人之智所能獨了辭意激揚每犯權要出爲永嘉太守甚怨憤乃作五君詠詠嵇康云

鸞翮有時鍛龍性誰能馴詠阮籍云物故不可論途窮能無慟詠阮咸云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詠劉伶云韜精日沈飲誰知非荒宴此四句蓋自序也於是屏居不豫人間者七載文帝嘗問以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奐得臣義躍得臣酒何尚之嘲曰誰得卿狂荅曰其狂不可及後爲太常時沙門釋慧琳以才學爲文帝所賞朝廷政事多與之謀遂士庶歸仰上每引見常升獨榻延之甚疾焉因醉白上曰昔同子參乘袁絲正色此三台之坐豈可使刑餘居之上變色延之性旣褊激兼有酒過論者謂

南史冊 卷之十四
之顏彪居身儉約不營財利布衣蔬食獨酌郊野當其爲適傍若無人三十年致事元凶弒立以爲光祿大夫長子竣爲孝武諮議參軍及義師入討竣定密謀兼造書檄劭召延之示以檄文問曰此筆誰造延之曰竣之筆也又問何以知之曰竣筆體臣不容不識劭又曰言辭何至乃爾延之曰竣尚不顧老父何能爲陛下劭意乃釋由是得免孝武登祚竣旣貴重權傾一朝凡所資供延之一無所受噐服不改宅宇如舊常乘羸牛車逢竣鹵簿卽屏住道側又好騎馬遨游里巷遇知舊輒據鞍索酒得必傾盡欣然自得

嘗語竣曰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見竣起宅謂曰善爲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嘗早候竣遇賓客盈門竣方臥不起延之怒曰恭敬擗節福之基也驕佞傲慢禍之始也况出糞土之中而升雲霞之上傲不可長其能久乎孝建三年卒年七十三延之與陳郡謝靈運俱以辭采齊名而遲速懸絕文帝嘗各敕擬樂府北上篇延之受詔便成靈運久之乃就延之嘗問鮑照已與靈運優劣照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繡亦雕績滿眼延之每薄湯惠休詩謂人曰惠休制作委巷中歌謠耳方當誤

後事是時議者以延之靈運自潘岳陸機之後文士
莫及江右稱潘陸江左稱顏謝焉 竣字士遜延之
長子也早有文義爲宋孝武帝撫軍主簿甚被嘉遇
竣亦盡心補益孝武鎮尋陽遷南中郎記室及文帝
崩問至孝武舉兵入討轉諮議參軍任總內外孝武
發尋陽便有疾自沈慶之以下並不堪相見唯竣出
入臥內斷決軍機時孝武屢經危篤不任諮稟凡厥
衆務竣皆專斷施行孝武踐祚歷吏部尚書領驍騎
將軍留心選舉自強不息任遇旣隆奏無不可後謝
莊代竣領選意多不行竣容貌嚴毅莊風姿甚美宿

客喧訴常歡笑答之人言顏竣瞋而與人官謝莊笑
而不與人官先是元嘉中鑄四銖錢輪郭形制與五
銖同用費無利故百姓不盜鑄及孝武卽位又鑄孝
建四銖所鑄錢形式薄小輪郭不成於是人間盜鑄
者雜以鉛錫並不牢固又翦鑿古錢以取其銅錢轉
薄小稍違官式雖重制嚴刑而盜鑄彌甚百物踊貴
人患苦之乃立品格薄小無輪郭者悉加禁斷始興
公沈慶之議宜聽人鑄錢置署樂鑄之家皆居署內
去春所禁新品一時施用今鑄悉依此格萬稅三千
嚴檢盜鑄并禁翦鑿數年之間公私豐贍銅盡事息

姦僞自止禁鑄則銅轉成器開鑄則器化爲財上下其事於公卿竣議曰今云開署放鑄誠所欲同但慮采山事絕器用日耗銅旣轉少器亦彌貴設器直一千則鑄之減半爲之無利雖令不行時議者又以銅難得欲鑄二銖錢竣又議曰今鑄二銖恣行新細於官無解於乏而人大興天下之貨將糜碎至盡空曰嚴禁而利深難絕不過一二年間其弊不可復救此其甚不可一也使姦人意騁而貽厥愆謀此又甚不可二也富商得志貧人困窘此又甚不可三也若使交益深重尚不可行况又未見利而衆弊若此失笑

當時取笑百代乎前廢帝卽位鑄二銖形式轉細官錢每出入間卽模效之而大小厚薄皆不及也無輪郭不磨鑿如今之翦鑿者謂之來子錢景和元年沈慶之啟通私鑄由是錢貨亂敗一千錢長不盈三寸大小稱此謂之鵝眼錢劣於此者謂之綖環錢貫之以縷入水不沈隨手破碎市井不復料數十萬錢不盈一掬斗米一萬商貨不行明帝初唯禁鵝眼綖環其錢皆通用復禁人鑄官署亦廢尋復普斷唯用古錢竣復代謝莊爲吏部尚書竣藉藩朝之舊臣每極陳得失上自卽吉之後宮內頗有醜論又多所興造

竣諫爭懇切無所回避上意甚不悅多不見從竣自謂才足幹時恩舊莫比當務居中永執朝政而所陳多不被納疑上欲踈之乃求出以下時旨大明元年以爲東揚州刺史所求旣許便憂懼無計每對親故頗懷怨憤又言朝廷違謬人主得失及王僧達被誅謂爲所讒構臨死陳竣前後忿懟恨言不見從僧達所語頗相符會上乃使御史中丞庾徽之奏竣免官竣頻啟謝罪并乞性命上愈怒詔荅曰憲司所奏非宿昔所以相期卿受榮遇政當極此訕訐怨憤已孤本望乃復過煩思慮懼不全立豈爲下事上誠印之至邪及竟陵王誕爲逆因此陷之召御史中丞庾徽之於前立奏奏成賜死

沈懷文

子冲

沈懷文字思明吳興武康人也少好玄理善文章爲江夏王義恭東閣祭酒丁父憂新安郡送故豐厚奉終禮畢餘悉班之親戚一無所留文帝聞而嘉之除尚書殿中郎元凶弒立以爲中書侍郎孝武入討呼之使作符檄固辭劾大怒會殷冲救得免託疾落馬間行奔新亭大明二年遷尚書吏部郎懷文與顏竣周朗素善竣以失旨見誅朗亦以忤意得罪上謂懷

文曰竣若知我殺之亦當不敢如此懷文嘿然時諸皇子皆置邸舍逐什一之利患徧天下懷文諫曰列肆販賣古人所非卜式明不雨之由弘羊受致旱之責若以用度不充故宜量加減省不聽孝建以來抑黜諸弟廣陵平後復欲更峻其科懷文曰漢明不使其子比光武之子前史以爲美談陛下旣明管蔡之誅願崇唐衛之寄由是得息時游幸無度太后六宮常乘副車在後懷文與王景文每諫不宜亟出後因從坐松樹下風雨甚驟景文曰卿可以言矣懷文曰獨言無繼宜相與陳之江智深臥草側亦謂之善俄

而被召俱入雉塲懷文曰風雨如此非聖躬所宜景文又曰懷文所啟宜從智深未及有言上方注弩作色曰卿欲效顏峻邪何以恒知人事又曰顏竣小子恨不得鞭其面上每宴集在坐咸令沈醉懷文素不飲酒又不好戲上謂故欲異已謝莊嘗誡懷文曰卿每與人異亦何可久懷文曰吾少來如此非欲異物性之所不能耳五年出爲廣陵太守明年坐朝正事畢被遣還北以女病求申臨辭又乞停三日訖猶不去爲有司所糾免官禁錮十年旣被免賣宅還東上大怒收付廷尉賜死三子淡深冲 冲字景綽涉獵

文義仕宋歷位撫軍正佐及懷文得罪被繫沖兄弟
行謝情哀貌苦見者傷之柳元景欲救懷文言於孝
武曰沈懷文三子塗炭不可見願陛下速正其罪帝
曰宜急殺之使其意分竟殺之元景爲之歎息沖兄
弟以此知名齊武帝爲江州沖爲長史齊建元中累
遷御史中丞沖與兄淡深名譽有優劣世號爲腰鼓
兄弟淡深並歷御史中丞兄弟三人皆爲司直晉宋
所未有也中丞案裁之職被惡者多結怨沖母孔氏
在東鄰家失火疑爲人所焚燕大呼曰我三兒皆爲
御史中丞與人豈有善者方恐肌分骨散何但焚如

兄弟後並歷侍中

周顒

子捨

捨弟子弘正

周顒字彥倫晉左光祿大夫顒七世孫也益州刺史
蕭惠開賞異顒携入蜀爲府主簿常謂惠開性太險
每致諫惠開不悅荅顒曰天險地險王侯設險但問
用險何如耳隨惠開還都宋明帝頗好玄理以顒有
辭義引入殿內親近宿直帝所爲慘毒之事顒不敢
顯諫輒誦經中因緣罪福事帝亦爲之小止齊高帝
輔政爲齊殿中郎累遷中書郎兼著作隸書甚工文
惠太子使顒書玄圃茅齋壁國子祭酒何胤以倒薤

書求就顒換之顒笑荅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每
賓友會同顒虛席晤語辭韻如流聽者忘倦清貧寡
欲終日長蔬雖有妻子獨處山舍甚機辯衛將軍王
儉謂顒曰卿山中何所食顒曰赤米白鹽綠葵紫蓼
文惠太子問顒菜食何味最勝顒曰春初早韭秋末
晚菘何胤亦精信佛法無妻太子又問顒卿精進何
如何胤顒曰三塗八難共所未免然各有累太子曰
累伊何對曰周妻何肉其言辭應變如此轉國子博
士太學諸生慕其風爭事華辯卒於官子捨 捨字
昇逸幼聰穎顒異之臨終謂曰汝不患不富貴當將

之以道德及長博學尤精義理梁武帝卽位召拜尚
書祠部郎禮儀損益多自捨出遷尚書吏部郎太子
右衛率右衛將軍雖居職屢徙而常留省內豫機密
者二十餘年帝以爲有公輔器初范雲卒僉以沈約
允當樞管帝以約輕易不如徐勉於是勉捨同參國
政捨雅量不及勉而清簡過之兩人俱稱賢相時議
國史疑文帝紀傳之名捨以爲帝紀之籠百事如乾
象之包六爻今若追而爲紀則事無所包若直書功
德則傳而非紀應於上紀之前略有仰述從之捨占
對辯捷與人論諶終日不絕而竟不言漏泄機事衆

方服之性儉素衣服器用居處牀席如布衣之貧者
歷侍中太子詹事卒官弟子弘正弘正字思行幼
孤爲伯父捨所養年十歲通老子周易捨每與談論
輒異之曰觀汝清理警發後世知名當出吾右河東
裴子野深相賞納以女妻之普通中初置司文義郎
直壽光省以弘正爲司義侍郎弘正醜而不陋吃而
能談誹諧似優剛腸似直善玄理爲當世所宗藏法
師於開善寺講說門徒數百弘正年少未知名著紅
禪錦絞髻踞門而聽衆茂之旣而乘間進難舉坐盡
傾大通三年昭明太子薨其嗣華容公不得立乃以

晉安王綱爲皇太子弘正奏記請抗目夷上仁之美
執子臧之節其抗直守正如此遷國子博士弘正博
物知玄象善占候大同末嘗謂弟弘讓曰國家阨在
數年當有兵起吾與汝不知何所逃之及武帝納侯
景弘正謂弘讓曰亂階此矣臺城陷弘正諂附玉偉
拜太常及王僧辯東討元帝謂僧辯曰王師近次朝
士孰當先來王僧辯曰其周弘正乎弘正智不後機
體能濟勝無妻子之顧有獨決之明其餘碌碌不逮
也俄而前部傳云弘正至僧辯飛騎迎之及見歡甚
曰吾固知王僧達非後機者公可坐吾膝上對曰可

謂進而若將加諸膝老夫何足以當僧辯即日啟元
帝手書與弘正仍遣使迎之謂朝士曰晉氏平吳喜
獲二陸今我討賊亦得兩周及至禮數甚優朝臣無
比授黃門侍郎直侍中省俄遷左戶尚書元帝嘗著
金樓子曰余於諸僧重招提琰法師隱士重華陽陶
貞白士大夫重汝南周弘正其於義理情轉無窮亦
一時之名士也弘正善清談梁末爲玄宗之冠及侯
景平朝議遷都元帝再臨荆陝前後二十餘年情所
安戀不欲歸建鄴兼故府臣僚皆楚人並欲卽都江
陵云建康王氣已盡兼與北止隔一江若有不虞悔

無所及且臣聞荆南有天子氣今其應矣元帝無去
意時尚書左僕射王褒及弘正咸侍帝顧曰卿意何
如褒等以帝猜忌弗敢衆中公言唯唯而已褒後因
清間密諫還丹陽甚切帝雖納之色不悅他日弘正
乃正色諫至于再三曰若如士大夫唯聖王所都本
無定處至如黔首未見入建鄴城便謂未是天子猶
列國諸王今日赴百姓之心不可不歸建鄴當時頗
相酬許弘正退後黃羅漢宗懍乃言弘正王褒竝東
人仰勸東下非爲國計弘正竊知其言他日乃復上
前面折二人曰若東人勸下東謂之私計西人勸住

西亦是私計耶衆皆默然上乃大集文武曰勸吾行者左袒於是左袒者過半武昌太守朱買臣上舊左右而闔人也進曰買臣家在荊州豈不願官長住但恐是買臣富貴非官富貴耳上深感其言卒不能用及魏平江陵弘正道歸建鄴陳武帝授太子詹事卒官

劉湛

劉湛字弘仁南陽涅陽人也少有局力不尚浮華博涉史傳諳前代舊典弱年便有宰物情常自比管葛不爲文章不喜談議除宋武帝太尉行參軍賞遇甚

厚武帝入受晉命以第四子義康鎮壽陽湛爲長史事悉委湛爲人剛嚴用法姦吏犯贓百錢以上皆殺之自下莫不震肅廬陵王義真出爲南豫州刺史湛又爲長史義真時居武帝憂使帳下備膳湛禁之義真乃使左右人買魚肉珍羞於齋內別立厨帳會湛入因命臠酒炙車螯湛正色曰公當今不宜有此設義真曰且甚寒杯酒亦何傷長史事同一家望不爲異酒至湛起曰旣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爲侍中時王華王曇首殷景仁亦爲侍中文帝於合殿與四人宴飲甚悅華等出帝目送良久歎曰此四

賢一時之秀同管喉唇恐後世難繼及江夏王義恭鎮江陵又以湛爲長史時王弘輔政而王華王曇首任事居中湛自謂才能不後之不願外出是行也謂爲弘等所斥意甚不平常曰二王若非代邸之舊無以至此可謂遭遇風雲湛負其才氣常慕汲黯崔琰爲人故名長子曰黯字長孺第二子曰琰字季珪及王華曇首相繼卒殷景仁以時賢零落白文帝徵湛與景仁並被任遇湛云今代宰相何難此正可當我南陽郡漢代功曹耳湛與景仁素款又以其建議徵之甚相感悅及俱被時遇猜隙漸生時彭城王義康專執朝權而湛昔爲上佐遂以舊情委心自結欲因宰相之力回主心傾黜景仁獨當時務義康屢言之於文帝其事不行義康僚屬及湛諸附隸潛相約勒無敢歷殷氏門者湛黨劉敬文父成未悟其機詣景仁求郡敬文遽謝湛曰老父悖老遂就殷鐵干祿由敬文聞淺上負生成合門慚懼無地自處敬文之姦諂如此義康擅權專朝威傾內外湛愈推崇之無復人臣之禮上稍不能平湛初入朝委任甚重善論政道并諳前代故事聽者忘疲每入雲龍門御者便解駕左右及羽儀隨意分散不夕不出以此爲常及晚

節驅煽義康陵轢朝廷上意雖內離而接遇不改上嘗謂所親曰劉斑初自西還吾與語常看日早晚慮其當去比人亦看日早晚慮其不去湛小字斑獸故云斑也遷丹陽尹詹事如故十七年所生母亡上與義康形迹既乖豐難將結湛亦知無復全地及至丁艱謂所親曰今年必敗常日頰口舌爭之故得推遷今年既窮毒無復此望禍至其能久乎伏甲於室以待上臨弔謀泄詔收付廷尉於獄伏誅時年四十九湛生女輒殺之爲時流所怪

顧琛

顧琛字弘瑋吳郡吳人晉司空和之曾孫也謹確不尚浮華起家州從事累遷尚書庫部郎元嘉七年文帝遣到彥之經略河南大敗悉棄兵甲武庫爲之空虛文帝宴會有歸化人在座上問琛庫中仗猶有幾許琛詭辭荅有十萬人仗舊庫仗祕不言多少上既發問追悔失言及琛詭對上甚善之琛母孔氏年百餘歲孫恩亂後東土饑荒人相食孔氏散家糧以賑邑里得活者甚衆生子皆以孔爲名焉琛後爲吳興太守

顧覲之

孫覲之

南史冊
卷之四
顧覲之字偉仁吳郡吳人也歷位尚書都官郎殷劉
隙著覲之不欲與殷景仁久接乃辭脚疾免歸每夜
常于牀上行脚家人竊異之而莫曉其意及義康徙
廢朝廷多受禍覲之竟免後爲山陰令山陰劇邑前
後官長晝夜不得休事猶不舉覲之御繁以約縣用
無事晝日垂簾門階閑寂自宋世爲山陰務簡而事
理莫能尚也後爲尚書吏部郎嘗於文帝坐論江東
人物言及顧榮袁淑謂覲之曰卿南人怯懦豈辦作
賊覲之正色曰卿乃復以忠義笑人淑有愧色後爲
吳興太守幸臣戴法興權傾人主而覲之未嘗低意

左光祿大夫蔡興宗與覲之善嫌其風節過峻覲之
曰辛毗有云孫劉不過使吾不爲三公耳後卒於湘
州刺史覲之家門雍穆爲州郡所重子綽私財甚豐
鄉里士庶多負責覲之禁不能止及後爲吳郡誘出
文券一大厨悉令焚之宣語遠近皆不須還綽懊歎
彌日覲之常執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唯應恭已守
道信天任運而闇者不達妄意徼倖徒虧雅道無關
得喪乃以其意命弟子愿作定命論愿字子恭好學
有才辭卒于太子舍人覲之孫憲之 憲之字士思
宋元徽中爲建康令時有盜牛者與本主爭牛各稱

南史冊 卷之十四 四九
已物二家辭證等前後令莫能決憲之至覆其狀乃
令解牛任其所去牛徑還本宅盜者始伏時人號曰
神明權要請托長吏貪殘據法直繩無所阿縱性清
儉強力爲政甚得人和故都下飲酒者醇旨輒號爲
顧建康謂其清且美焉仕齊爲衡陽內史先是疫死
者大半悉裹以葦蓆棄之路傍憲之分告屬縣求其
親黨悉令殯葬其家人絕滅者出公祿使紀綱營護
之又土俗山人有病輒云先亡爲禍皆開塚剖棺水
洗枯骨名爲除祟憲之曉喻爲陳生死之別事不相
由風俗遂改時刺史王奐初至唯衡陽獨無訟者乃

歎曰顧衡陽之化至矣若九郡率然吾將何事後遷
尚書吏部郎中宋時其祖覬之嘗爲吏部於庭列植
嘉樹謂人曰吾爲憲之植耳至是憲之果爲此職永
明中爲豫章內史憲之雖累經宰郡資無儋石及歸
環堵不免饑寒卒于家臨終爲制敕其子曰夫出生
入死理均晝夜生旣不知所從死亦安識所往延陵
云精氣上歸于天骨肉下歸于地魂氣則無所不之
良有以也雖復茫昧難徵要若非妄百年之期迅若
馳隙吾今預爲終制瞑目之後念並遵行勿違吾志
也莊周澹臺達生者也王孫士安矯俗者也吾進不

南史冊 卷之十四
及達退無所矯常謂中都之制允理愜情衣周於身
示不違禮棺周於衣足以蔽臭入棺之物一無所須
載以輜車覆以麤布爲使人勿惡也漢明帝天子之
尊猶祭以杆水糗脯范史雲烈士之高亦奠以寒水
乾飯况吾卑庸之人其可不節喪易寧感自是親親
之情禮奢寧儉差可得由吾意不須常施靈筵可止
設香燈使致哀者有憑耳朔望祥忌暨施几席唯下
素饌勿用牲牢祠先自有舊典自吾以下止用蔬食
時果勿同於上世示令子孫四時不忘其親耳孔子
云雖菜羹瓜祭必齊如者本貴誠敬豈求備物哉

羊欣

羊欣字敬元泰山南城人也少靖默無競於人美言
笑善容止泛覽經籍尤長隸書父不疑爲烏程令欣
年十二時王獻之爲吳興太守甚知愛之欣嘗夏月
著新絹裙晝寢獻之入縣見之書裙數幅而去欣書
本工因此彌善嘗詣領軍謝混混拂席改服然後見
之由此益知名桓玄輔政以欣爲平西主簿參豫機
要欣欲自踈時漏密事玄覺其意愈重之以爲楚臺
殿中郎欣就職少日稱病自免屏居里巷十餘年義
熙中弟徽被知於武帝帝謂諮議參軍鄭鮮之曰羊

徽一時美噐世論猶在兄後除新安太守在郡十三年樂其山水嘗爲子弟曰人生仕宦至二千石斯可矣轉義興太守非其好也頃之稱病篤免歸元嘉十九年卒

羊玄保

羊玄保太山南城人也宋景平中累遷司徒右長史入爲黃門侍郎善奕碁品第三文帝亦好奕與賭郡玄保戲勝以補宣城太守歷丹楊尹會稽太守太常吳郡太守文帝以玄保廉素寡欲故頻授名郡爲政雖無殊績而去後常見思不營財利產業儉薄文帝

嘗曰人仕宦非唯須才亦須運命每有好官缺我未嘗不先憶羊玄保子戎少有才氣而輕薄少行檢語好爲雙聲江夏王義恭嘗曰卿豈唯善雙聲乃辯士也文帝好與玄保碁嘗中使至玄保曰上何召我邪戎曰金溝清泚銅池搖颺旣佳光景當得劇碁玄保常嫌其輕脫云此兒必亡我家位通直郎坐與王僧達謗時政賜死死後孝武帝引見玄保玄保謝曰臣無日磾之明以此上負上美其言戎二弟文帝竝賜名曰咸曰粲謂玄保曰欲令卿二子有林下正始餘風玄保旣善碁而何尚之亦雅好其事吳郡褚胤年

七歲便入高品及長冠絕當時胤父榮期與臧質同
逆胤應從誅何尚之固請曰胤奕棊之妙超古冠今
魏犇犯令以材獲免父戮子宥其例甚多特乞與其
微命使異術不絕不許時人痛惜之

沈演之

從孫顛

浚

沈演之字臺真吳興武康人也家世為將而演之折
節好學元嘉中累遷尚書吏部郎先是劉湛劉斌等
結黨欲排廢尚書僕射殷景仁演之雅杖正義與景
仁素善盡心朝廷文帝甚嘉之及誅劉湛等以演之
為左衛將軍以後軍長史范晔為左衛將軍與演之

對掌禁旅同參機密尋加侍中文帝謂之曰侍中領
衛望實優顯此蓋宰相便坐卿其勉之上欲伐林邑
朝臣多不同唯演之贊成上意及林邑平上謂曰廟
堂之謀卿參其力平此遠夷未足多建茅土廓清舊
都鳴鸞東岱不憂河山之不開也及范晔懷逆謀演
之覺其有異言之文帝晔尋伏誅性好舉才申濟屈
滯而謙約自持上賜女伎不受暴卒文帝痛惜演之
兄子坦之仕齊位都官郎坦之子顛 顛字處默幼
清靜有至行慕黃叔度徐孺子之為人讀書不為章
句著述不尚浮華常獨處一室人罕見其面從叔勃

貴顯每還吳興賓客填咽顓不至其門勃就之顓送迎不越閫勃歎曰吾乃今知貴不如賤也顓內行甚修事母兄孝友兄昂一名顓亦退素以家貧仕爲始安令兄弟不能分離相隨之任齊永明年中徵拜著作郎太子舍人並不起顓素不事家產及昂卒逢齊末兵荒與家人并日而食或有饋其梁肉者閉門不受唯採蓴苕根供食以樵採自資怡怡然恒不改其樂梁天監四年大舉北侵南陽樂藏爲武康令以顓從役到建鄴揚州別駕陸任以書與吳興太守柳惲責之不能甄善別賢惲大慙卽表停之卒家 浚字

叔源演之從孫也少涉學有才幹仕梁歷山陰吳建康三縣並有能名大清二年累遷御史中丞時臺城爲侯景所圍外援並至景表請和求解圍還江北詔許之遣右衛將軍柳津對景盟歎景知城內疾疫因緩去期簡文使浚往景所景曰卽日向熱非復行時政欲立效求停君可見爲申聞浚曰大將軍此意意在得城下風所聞久已乏食城內雖困尚有兵糧朝廷恐和好乖貳已密敕外軍若臺城傾覆勿以二宮爲念當以死雪耻若不能決戰當深壁自守大將軍十萬之衆將欲何資景橫刀於膝瞋目叱之浚乃正

南史冊 卷之十四
色責景曰河南王人臣而舉兵向闕今朝廷已赦王
罪結盟口血未乾而復翻背沈淩六十之年且天子
使也奉命而行何用見脅徑去不顧景歎曰是真司
直也然密銜之又勸張曠立義後得殺之

江湛

江湛字徽深濟陽考城人也居喪以孝聞愛文義善
彈棊鼓琴兼明美術爲彭城王義康司徒主簿太子
中舍人司空檀道濟爲子求娶湛妹不許義康有命
又不從時人重其立志義康之盛人競求自昵唯湛
自疎固求外出乃以爲武陵內史元嘉二十五年徵

爲侍中任以機密轉吏部尚書家甚貧不營財利餉
饋盈門一無所受無兼衣餘食嘗爲上所召遇澣衣
稱疾經日衣成然後起牛餓御人求草湛良久曰可
與飲在選職頗有刻覈之譏而公平無私不受請謁
論者以此稱焉元凶劭之入弑湛直上省受害意色
不撓子敷 敷字叔文爲丹楊丞時袁粲爲尹見敷
嘆曰風流不墜政在江郎齊臺建爲吏部郎永明中
遷侍中轉都官尚書領驍騎將軍先是中書舍人紀
僧真幸於武帝稍歷軍校容表有士風謂帝曰臣小
人出自本縣武吏邀逢聖時階榮至此爲兒昏得苟

昭光女卽時無復所須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帝曰
由江敷謝瀹我不得措此意可自詣之僧真承旨詣
敷登榻坐定敷便命左右曰移吾牀讓客僧真喪氣
而退告武帝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時人重敷風
格不爲權倖降意子穉穉子杯杯子總 總字總持
七歲而孤依於外氏幼聰敏有至性及長篤學有文
辭仕梁爲尚書殿中郎累遷太子中舍人陳天嘉四
年累遷太子詹事總性寬和溫裕尤工五言七言溺
于浮靡及爲宮端與太子爲長夜之飲養良娣陳氏
爲女太子亟微行游總家宣帝怒免之後主卽位歷

吏部尚書僕射尚書令旣當權任宰不持政務但日
與後主遊宴後庭多爲豔詩好事者相傳諷翫于今
不絕唯與陳暄孔範王瑳等十餘人當時謂之狎客
由是國政日頽綱紀不立狎臣昏亂以至于滅陳亡
入隋拜上開府開皇十四年卒于江都年七十六
智深湛之從弟也父僧安宋太子中庶子爲臨江誕
後軍參軍主簿沈懷文每稱曰人所應有盡有所應
無盡無者其江智深乎誕將爲逆智深悟其機請假
先反誕事發卽除中書侍郎智深愛好文雅辭采清
贍孝武深相知待恩禮冠朝上每酣宴輒詆群臣并

使自相嘲訐以爲歡笑智深素方退漸不會旨上嘗使王僧朗戲其子景文智深正色曰恐不宜有此戲上怒曰江僧安癡人癡人自相惜智深伏席流涕由此恩寵大衰出爲東海太守初上寵姬宣貴妃殷氏卒使群臣議謚智深上議曰懷上以不盡嘉號甚銜之後車駕幸南山乘馬至殷氏墓羣臣皆騎從上以馬鞭指墓石往謂智深曰此柱上不宜有懷字智深益惶懼以憂

南史刪卷之十四終

文此已

